

他欲言者。近日已書。達於杉田氏。會見之次。成卿必能言之也。此信發書甚多。不能一一不宣。季冬望。

東桐山先生

雪寒。伏惟尊候鈞安。即日歲除。城市喧闐。啓於此時。既理了家計。穩坐一室。吹爐煮菽。觀書作字。儘得清暇。老先生久謝世事。逍遙物外。其占清權。料加啓一等矣。近所收燕閒四適。探坐右得此。乃以奉示。前所奉貸江村銷暑錄。現在亟需。懇乞轉付。勿推延爲禱。

復桐山先生

承誨答。擲還銷夏錄。感謝何罄。啓今日恬然無事。品題書畫。偶有挾西施浣紗圖。而求售者。正是亡友渡邊華山所製。乃棄貲購之。華山才識超逸。兼深畫學。其所藏多元明名家之筆蹟。又有西洋妙品數十幅。時時摸倣。以集其所長。故其筆力精勁。設色巧妙。非他畫家所得齊馳。然其人不可復見。展觀之際。感想

桐山通稱は
伯耆諱は貫
忠松代藩の
家老にて象
山の師。

嘉永元年十
二月廿八日

往事不啻鄰笛也。其圖絹本。長三尺四寸。闊三之去其二。西施身長尺餘。立于溪邊。輕粧淡抹。纖穠都雅。美艷照人。左手執白紗。右手抒之。溪色澄碧。紗之下端。垂入水者。隱隱搖曳于水底。旁有秀石。石上紅桃一樹。花萼靚妍。亦與西施之面相映。蓋神品也。他日造謁。當持以供清鑒。不宣。

說

紹齋說

脇山惟馨之父曰退齋先生。學贍而識卓。以文知名。仕越之村上。爲督學。不幸年未及知命。物惟馨夙修箕裘。以庶幾繼先人之志也。乃以紹齋自號。徵予爲其說。予問其詳。則曰。不幸先子卽世。而遺文存焉。時端坐齋中。薰香而讀之。而思其所以紹之。肅然若聞詩禮。而趨於庭。未嘗知其亡也。斯紹之所以名齋。予曰。是固然矣。雖然。子以爲其所以紹之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大焉者也。曰。上則聖。次則賢。次則忠臣孝子。凡其遺教垂訓。美績善行。經典所載。史籍所傳。

悉皆先子之所志。而學而習者。則於是乎朝夕爲研精致力。庶幾其遺緒之紹矣。如是奚若。予曰。是固然矣。雖然。子以爲其所以紹之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近焉者也。惟馨默然良久曰。知之矣。子所謂近焉者。其吾身之謂歟。吾身之前。億千萬歲。自混元旣分。縣縣相紹。以逮於吾身。吾身之後。億千萬歲。又自吾身。繩繩相繼。以迄於無算。其長且久。豈可以數智究乎哉。而吾身一有過焉。則前焉而何以紹之。後焉而何以繼之。則其咎果安所歸耶。君子之所以日又一日。乾乾惕厲。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以能自彊而不息者。無他。懼其繼紹之或有間也。如是奚若。予曰。善哉。子言。今則得之矣。然古人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嗚呼。子果能弗艱其所艱也。則於其所艱無艱矣。

黃金臺魁首說

郭隗之說燕昭王。置黃金於臺。以召天下之士。而已爲之魁首而倡之。何其快哉。然吾觀於世。其能秉心至公。而不爭於聲譽利勢者鮮矣。而隗能來樂毅鄒

衍劇辛之徒。與之協同。遂以殷富其國。則亦果秉心之至公者歟。夫物之先。休美之所歸也。亦咎羞之所會也。故能克有我之私。去物欲之蔽。外致卑遜。中存恭敬。擗節退讓。虛己以受人。如是而居焉。休美隨之。其知或不及於隗。人將望風而親之。則適足以倡斯世矣。而況其賢於隗者乎。若夫有我之私。不能克。物欲之蔽。不能去。乃惟鬼岸矜傲。自高自是。輒以勢利。爭以技能。如是而處焉。咎羞逮之。其才或賢於隗。人將聞聲而畔之。則亦何以倡斯世矣。而況其不及於隗者乎。故所謂魁首者。公私之關也。義利之分也。吉凶之機也。其可無慎乎。吾友長岡高野伯順。奮然先衆。請遊學於其廷。得允。負笈來江都。遊一齋先生之門。乃以黃金臺魁首而自號。蓋亦取郭隗之事也。非曰吾樂魁於多士矣。將以樂爲國家興起斯學。以爲多士之倡也。其秉心之至公。殆亦無加於斯者也矣。雖然。是又可以無慎乎。

謙齋說

謙者天之道也。地之誼也。人之行也。謙則虛。虛則明。明則神而無不通矣。是故天惟謙也。故能下濟。而化育萬物。地惟謙也。故能處卑。而上交於天。君子惟謙也。故自卑焉。而人益尊之。自晦焉。而德益光明。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而其道也。非他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篤實堅固於內。而罔或爲僞於其閒也。弘厚柔順於外。而罔或虛假乎文飾也。如是而已矣。世之人士。卑言辭。遜面色。屈形體。忘乎內。而循乎外。避人之毀己。干人之譽己。日夜逐逐。以終其身。非無似乎所謂謙者。然亦言辭而卑焉爾。面色而遜焉爾。形體而屈焉爾。非所以誠乎謙也。則亦僞而已耳。佞而已耳。寧有所謂亨而有終者哉。君子其惟無所爲而爲。是以謙道恆而不變。何往而不亨乎。新潟高田致遠。以謙名齋。請予爲之說。

勉齋說

天保九年冬
勉齋は松代藩士藤岡伊

古人之學。爲己之學也。非爲人之學也。故從師親友。以求中正仁義之道。夙夜

織忠克の齋
號象山の
門弟

勉勵。而思所以成其德焉。故其讀聖賢之書。眞如飢寒者之於衣食也。惟求其暖與飽而已。曾有忤歲惕日。鹵莽厭煩之事哉。今之人則不然矣。稍知讀書解文。則不求諸己。而求諸人。或以志於聞達。或以從於利祿。其無意於聞達利祿者。則亦率優游偷閑。不復知勉斯學。而所謂飽食暖衣逸居。而近於禽獸者矣。不亦大可哀乎。故知爲己。則不願乎其外。而知自勉矣。知自勉。則不至於怠惰放肆。而爲己之學得矣。藤岡忠克從余學。余懼以其質之寬柔。而或怠忽無所成也。故因其請齋之匾。而敬書之曰。勉齋。告之以古人之訓。如是。忠克勉旃。毋替余繼綫之意也。

懼堂說

天保九年秋
より十一月
春迄の間の
懼堂は松代藩士山寺源大士の重昭曰
是孟子子性
命之說而以
過不及裝點

懼之於人大矣。人而不知所懼。則可懼之患日寡。人而不知所懼。則事物之至乎前者。孰非其可懼者哉。故君子之學。無所不用其懼。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佚也。懼其有過也。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長幼也。和而

卻是一箇大議論。

夫婦也。信而朋友也。懼其有不及也。不特此也。言焉而懼不忠信。行焉而懼不篤敬。處窮而懼濫。居寵而懼亢。臨財而懼苟得。臨難而懼苟免。猶不特此也。見賢而懼不齊也。見不賢而懼不自省也。求乎古昔而懼其不可及也。思乎後昆而懼其或貽羞辱也。瞻山林臨川澤而懼吾施之不博也。見艸木見禽獸見蟲魚而懼吾之憤憤與之同期於朽腐而無聞也。然尙有最可懼焉者。自學之不明。士皆馳騁於功利辭章。而巧僞虛飾。習以成風。是以茫茫焉。昧心術之要。奸黠傾詐。阱其中而掩其外。悍然自得。以爲天不足欺矣。人不足罔矣。殊不知天之明命。靈昭不昧。無晝無夜。嚴然於方寸之間。其一萌於思。幽暗之中。纖細之事。善惡是非。皆不能遁乎其情。則其赫見明顯。孰加焉。且欲自欺罔而不可得。而尙謂可以欺天罔人乎哉。況乎誠於中者。必形於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罔將有暴露而不可揜者矣。嗚呼。可懼之極。豈有甚於此者也哉。是以君子之學。微之不睹。不聞。顯之日用常行。必存畏懼之心。而朝乾夕惕。不敢有斯須之閒。

山口重昭曰
層層說上去
遂歸於主者
摺轉得妙。

斷。是則其所以德成道凝。而語默動靜。自無過不及之差也。故爲學之功。固莫先乎畏懼。見效之速。亦莫過乎畏懼。蓋懼則必敬。敬則必誠。誠則必動。以化。是故畏懼以御百姓。則百姓安之矣。豈惟在上位者。雖卿大夫亦然。以畏懼事君。則君任矣。以畏懼服政。則政和矣。以畏懼治事。則事又矣。豈惟卿大夫。雖士亦然。父兄非畏懼則不說矣。閨門非畏懼則不整矣。鄉黨非畏懼則不順矣。豈惟治平之世。雖行兵亦莫不然。子路曰。子行三軍。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夫懼事者。自不得不好謀。好謀者。必由乎懼事。兵而不知所懼。此敗亡之道也已。吾友山寺。不息好講兵書。區其居曰懼堂。蓋亦取於夫子之言也。而屬說於予。予將助不息之志。而進之於其本也。故爲著其說。如是。嗚呼。以不息之才。盡力於此。而無怠焉。則聖學中正之功。可以馴致矣。寧獨兵云乎哉。

格堂說

嘉永六年正月

中津公族大夫。與平君公權。好經濟之學。其來江都。過予求堂名。予書格堂二字以遺。公權問其說。予乃告之曰。格之言正也。孟子曰。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感也。書曰。格于皇天。又至也。記曰。致知在格物。此三者各爲一義。如不相通。然以予觀之。其實未始不相資也。夫國家政治之得失。繫于君心之是與非矣。離是則非焉。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故經濟之術。以格君心之非爲急。蓋國家之利。知者興焉。國家之害。直者諫焉。然君心之非未改。則事事而興之。後漸廢其事。將不勝其興矣。件件而祛之。嗣復有其件。將不勝其祛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欲格君心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不能也。何謂大人之德。正己之至。足以感格于天。而人觀而化者。卽是也。然而天下事物。千緒萬端。有隱有顯。有粗有精。其理有所未究至焉。則知必有蔽。心必有累。不翅不能應世用。而酬乎時變。雖欲獨正己之身。而已亦有不可得矣。況能感天而正君乎哉。故經濟之學。必先從事於格物理之在事物者。既至其極。則知開心通。可以

酬酢萬變。而正己而物正之感。亦可以馴致焉。夫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豈欺人哉。公權曰善。遂請予書之。

序盦說

安政元年三月

禮者序而已。萬物各得其序。而後和樂。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夫婦婦。然後天下和平。苟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求免或不得。而況可樂乎。月岡萬里。吾藩之精於茶禮者也。一日予受其茶供。器之設。物之制。禮之數。莫不各得其序。而意甚樂焉。乃曰。推斯禮。可以治天下。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是矣。遂題其居曰序盦。萬里既謝。且求說。故書以授之。

仁木君嗣子名字說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之之道。有經有權。然未能處常守經。而猝言變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然既守其經矣。而不復知時措之宜。則又何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哉。故知守經而能權焉。斯君子之道全矣。仁木使君

徵啓定其嗣子之名字。啓不得辭。乃請得名之曰守經。字之曰公權。蓋助以君子之道也。嗣君丰采溫厚。異於常兒。而亦既從事於入孝出弟之學矣。當宜識啓所以奉名者。而居常不失乎其經法。異日進於信道之篤。則又因其所以命字者。而益窮義理之精微。以求適時之宜。必如夫稱錘之隨物低昂。以合於斤兩。而不錯於毫髮焉。則庶乎其有以全君子之道矣。

象山說

昔者陸子靜。講學於貴溪之象山。人因號之曰象山先生。予廬之西南。巨陵奮起。其狀巖然類象。土人目曰象山。則余亦遂以象山而自號焉。或曰。子志氣豪雄。銳然以斯道爲任。常稱天下無一物非吾體。無一事非吾用。堯舜其君。成康其民。固吾分內事也。其氣象亦略有似陸子。今又以象山爲號。是殆將自比於陸子歟。不然。昔之人慕蘭相如。而更名相如矣。則子亦有慕於陸子也。余應之曰。吁。子之言。始則過矣。而終又不及。夫陸子躬行如彼其嚴也。政治如彼其美

可一本易に作る。

也。著乎文辭。如彼其勁適也。是雖出其天資。抑亦功力之所致。陸子誠不可及矣。而吾何敢自比之。但其見理過於高尙。存心失於易簡。而法度之正。節目之詳。有不察焉。是以規模腔殼。雖已致乎廣大。終亦不免淪於夫禪佛之偏矣。豈弗惜乎。嗚呼。學術不可不慎。其人之賢也。雖如陸子。而猶不得以入於聖人之室者。無他。亦由學術之不正焉耳。予嘗竊有見於此。故爲學之方。一以程朱爲準。將以居敬而窮理。循序而致精。精粗不遺。內外交養。以庶幾乎明體達用之學矣。而子顧以爲慕於彼乎哉。抑吾之取號也。則以山也。固無所事於陸子。然既曰象山焉。其以彼自警則有之矣。若乃徒口其言。而不身其行。虛假其名。而不踐其實。陽以正學自表。而陰有以驅馳騁騫於俗儒利名之轍。是則世道之蠹賊也已。則豈但獲罪於孔孟程朱。斯獲罪於陸子。而天下人人亦得而誅之也。是最不可以不自警。

予得一韓筆。試之極良。每有所書寫。輒必用之。而不廢也。人有惜其或速敗者。予因告之曰。子惜其敗。乃所以敗之也。子欲其壽。乃所以夭之也。夫人之與物。孰無天職。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終日乾乾。兢惕不懈。因其位而利物。非君子之天職乎。其身不幸早死。其德將永蒙于世。則亦壽也已。字書描圖。簡簿註記。惟人意是承。因其時而致用。非筆之天職乎。其質或速敗。其績在世而不滅。則亦不敗也已。彼其溺於體軀之私。而廢棄其職。兀兀營營。無一德可稱述。若是者。歷世而長存。亦與夫深山之木石。荒野之瓦礫。奚擇。吾見其天且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其所以全壽之道歟。昔者顏淵三十二而歿。至今未亡也。子其能信之乎。

玉池時代

柚 說

食柚。有極芬芳者。有不甚芬芳者。始亦未之能揀也。後審之。圓滿滑膩。觀之甚美者。必其無香氣者也。其貌不平。礪然。望之若甚不佳者。必其芬芳者也。

以是揀之。蓋百不失一焉。予謂其芬芳。必不在於圓滑者。而必在於礪者。蓋非礪。礪之能爲芬芳也。芬芳之實。鬱之於中。而後發之於外。其不得不礪。礪亦必然之勢。無足怪者。世之人。惟圓滑是悅。而不知礪。礪之可尙。是以常失於其所取也多矣。嗚呼。是豈獨柚而已乎。

天保七年五月

雜 說

雲出於山。而能潤山。然山之爲氣。也不厚。則其興雲也不多。故天下無往非山。而能興雲。以成雨者。無幾矣。蓋其仰之也。雖如高巖危壁。而所畜薄。所發微。施用每不繼。且欲自潤。或不足。安望其能及乎遠也。夫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豈有他哉。以其本厚也。而今雲不興。雨不降。徒爾巖巖。自表曰。我泰山也。則吾不信焉。

又

天保十年

雲龍之所興也。故有龍必有雲。風虎之所致也。故有虎必有風。是以天下患無

龍而不患無雲。患無虎而不患無風。惟物有顯晦。時有消息。故龍虎雖在焉。或有時而無風雲。然方其一吟而嘯也。則雲油然冥。風塢然駭。景象變化。不旋踵矣。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今有物焉。曰是龍是虎。而卒不見風雲之從於其吟嘯。是非真龍虎也。若夫真龍虎。則必興雲致風也矣。

玉池時代

盍徹說

年饑固當薄斂。而吾之用不足也。則不得不加賦。是哀公之意也。有子或不喻其旨乎。何其對之似迂也。曰。有子固已喻其旨矣。不喻其旨。何以盍徹對。以盍徹對者。欲哀公之反其本也。曰。反其本何謂。曰。節用而厚民也。凡足用者。不在於加賦。而在於節用。用之節也。雖徹而有餘。用之不節也。雖加賦亦何以能補於不足。曰。意在節用。則宜以節用言。而以徹言何邪。曰。魯之取什二尙矣。故節用者未必及復徹也。徹之未復。爲桀者不免焉。徹復矣。而後量此以制其出。百度斯舉矣。有子以徹言。蓋爲此也。曰。加賦者圖末也。復徹者務本也。既知之矣。

然圖末者。有目前之利。而務本者。無一旦之效。無一旦之效者。難舉。有目前之利者。易行。舍易行而從難舉。不亦難乎。曰。此其所以欲反其本也已。夫民之財。君之財也。民之力。君之力也。車乘。則民爲之出。芻粟。則民爲之供。板幹征役。則民爲之備。君能行徹法。而稅斂薄。貢賦寬。令民充然足焉。則民得遂其生。而所以給其公上者。亦必全矣。奚患其不足也。不然。則人民離散。而田畝汙萊。其亦何取以足其用乎。故有目前之利者。反釀後日之患。無一旦之效者。實興長久之功。是乃君民一體。古今不易之理也。昔者季孫氏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不可。有子之所以對哀公。非講聞於夫子者。有素。其孰能及於此。噫。有子其真不迂也哉。

孟子不取武成說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說者以爲孟子以學者之於書。苟觀於辭而不知

以義斷之。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卒引武成而證之。然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則本謂商人自殺也。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懼天下後世。籍口於是。以長其不仁。故特設是言耳。予謂不然。果如斯說。其懼長不仁。則美矣。設是言則不可。書之旨如彼。而我設言如此。人豈有信之者哉。爲不可信之言。而不自識不智也。識其不可信。而求人信之。亦不智也。皆君子所無也。而謂孟子有之乎。且慮人之執於辭。而害於義而已。則離書立意。強爲之說。其又何以爲訓。其弊不至於廢書而自師也。幾希矣。孟子之說詩曰。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其爲詩如此。其於書可知矣。而云云者。豈得已乎。然則孟子之本意如何。曰。孟子於次章。固明言之矣。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毋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夫殷人聞王言。皆稽顙而欲正己。無所用戰焉。則雖倒戈攻後之事。亦宜無之矣。若倒戈相殺。其血流杵。

是在後殷人。猶與王師抗也。不可謂各欲正己也。孟子以後章發前章。其意甚明矣。說者往往不察于此。以前章爲特設之言。不亦誤乎。

睽蹇說

弘化二年正月以前

睽是合睽之方。蹇是處蹇之道。凡合睽者。以宛轉委曲爲主。不可拘常分。睽卦自二以上。以陽爻居陰位。以陰爻居陽位。是其義也。凡處蹇者。以真正固守爲主。不可陷於邪濫。蹇卦自二以上。五爻皆當正位。是其義也。然宛轉以求其合。而不本天下之大經。則枉己屈道。雖使睽合。亦非吉道也。故君子觀睽卦之初爻。居位正當。則知合睽者。亦必以得正爲基矣。貞固以處其難。而不知天下之大權。則陷險速禍。而難亦不可濟。故君子觀蹇卦之初爻。以陰居陽。則處蹇者。亦必以知權爲要矣。

青木樸字辭

天保十二年

斗女青木以文。年老不廢學。篤實君子也。有男曰樸。請予爲之字。予謂人之未

學也樸矣。其就學也。將以成器也。然器成而不醇實。謂之賊其樸。安足尙哉。自道術不明。文飾勝而奸詐行焉。於是學者士其辭而商其事者有矣。夫其貌而妄其行者有矣。浮薄狡僞。又何所不至。若是而謂不賊其樸。吾不信也。然則夫醇實者。其治樸之表準乎。請字之曰醇實。奚若。以文曰善哉。乃作字辭。辭曰。世咸斲也。爾則抱樸。世咸儂也。爾則守醇。世咸譎也。爾則務實。允用茲功。何患道之不積于厥躬。

題名

弘化三年七月

題安樂寺壁

余以弘化丙午七月二十又三日。來浴于別所村湯泉。其翌登普門閣。攬觀山川之勝。遂入冰谷。索冰不得而還。明日遊村西安樂寺。寺後有八角四層之塔。制作甚古。非八九百年外物。不能有此。寺僧仁恭。迎接供茶。出所藏書畫古器。以示。玩覽半日。樂而忘歸。象山平啓書。

嘉永元年六月十二日

湯澤題名

此地舊有湯澤之名。然以其泉不溫。土人賤之。嘉永紀元六月。余以公事過此。察知其源由於茲崖之下。乃發石疏溪。刈青草而環之。果有溫泉。滾滾而涌出。若有所竅而顯者。以泰西華氏量溫尺測之。其溫蓋一百二十六度。其味酸。其臭如蒸卵。他日入浴者。當有賞音。象山平啓。

嘉永三年八月

金澤四時總宜樓題名

予嘗學西洋火炮之術。及讀洋籍。多所發明。嘉永庚戌之夏。來江都。寓書于下曾禰先生。以陳其概略。先生方在相之浦。賀訓鍊士卒。深納予言。將革其故。書答。遣至。招以懇詞。迺七月戊午夜。整裝。艤舟於靈巖洲。爲風所阻。留三日。八月壬戌。風少衰。於是解纜發舟。左右曲折以走。自辰至戌。纔達神奈川。癸亥。風惡不可舟。乃陸行半日。抵金澤。憩四時總宜之樓。是日陰晴不定。微雨時來。雲煙舒卷。山水之勝。數改其容。予與同遊諸子。命酌凭欄。以玩景物。樂甚。乃書姓名。

於壁以誌韵事。信濃松城佐久間啓子明。同遊諸子。若狹小濱片山重禮子立。美作津山中尾景直正甫。紀伊田邊柏木義武子宜。阿波德島高品文季章。播磨木梨村上省吾希曾。伊豫大洲武田斐裁之。松城望月重遠子仁。蟻川直方子厚。

蚊 喻

象山子夜坐。有蚊止于其臂而嗜焉。乃欲觀其所爲也。忍癢而觀之。始而下。若稍休焉。而又大吮焉。乃忽充然若極飽也。抽觜竦身。鼓翅欲飛。而身重不能舉。忽遷轉墜地。引燭眎之。腹潰而死。象山子曰。世有貪饜於富貴利名之場。而不知知足者。其猶之蚊乎。作蚊喻。

鑑劑考

考博二圖。竝有鐵鑑之目。余竊疑。鑄鐵質粗。不可以照物。鑄以爲鑑。亦何所用。

信は鉛の字
かの傳寫の誤

西洋諸國。有鑄鋼。美如寶玉。可鏡毛髮。然漢土未聞有此法。何以能爲之。頃者。余按洋法製一鑑。金劑之量。三分其銅。而錫居一。六十其錫。而信居一。鑑成。其色如精鋼。堅剛亦略似之。磨礬以法。不假鴻膏。清瑩如水。惟質脆易釁耳。因悟彼所謂鐵鑑者。卽是也。周官考工記云。金錫居半。謂之鑑燧之齊。古者鑑劑多錫。於是可徵矣。然三代之鑑。不復可見。而圖譜所載。類亦漢唐之工也。意漢唐之工。病其易釁。漸以減錫。卒使鑑質一變。如今所存者。其間適有範古劑以造鑑者。後世傳之。以爲鐵鑑耳。蓋漢土之士。性率粗陋。於品物多不加精究。故以其皮相近似。遂定爲鐵而不疑也。然余未目覩其所謂鐵鑑者。因姑記所疑。以俟他日之考。

溫壺考

近得一古銅器。高七寸。深六寸六分。口徑七分半。腹圍一尺。重四十五兩。其色黪黑。瑩潤如玉。頸有繩環。腹有平帶。帶上紋縷精巧。細入絲髮。自非漢工。莫能

嘉永の初年

措手也。此器考博二圖竝以爲溫壺。溫壺一名鈞鑿。可貯湯以溫手足。自環以上手主之。自環以下足主之。然予竊謂。壺者盛酒之器。詩云。清酒百壺。禮云。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彝。用於門內。是也。又按詩幽風。八月斷壺。古文瓠壺相通。而瓠瓠者。古人所以盛飲也。溫壺之制。率皆口邊有稜。細頸鉅腹。其形蓋象瓢瓠。則其爲酒器。亦可徵矣。今以此爲溫手足之器。則其取象不類。古人制器設象。吾知其決不然也。因謂此器蓋所以溫酒。故謂之溫壺。然李唐以前。除合藥外。無溫酒者。而溫壺之名。又不經見。則併其名。亦可疑也。但山海經。華山首云。湯其酒百壺。郭註湯或作溫。是或溫壺之一證矣。然終無確據。姑舉臆記。以俟知者。

玉池時代の
初年

釋 琴

琴首所以架弦。謂之臨岳。其前謂之承露。承露上者。謂之弦眼。臨岳之上。謂之鳳額。臨岳之下。灣然爲綢。謂之鳳喙。其張而起。謂之肩。其灣然如上而較淺者。

謂之腰。肩與腰之間。謂之鳳翅。纍纍如貫珠。嵌之以金玉螺蚌。按而取聲者。謂之徽。徽之盡。謂之焦尾。焦尾之端。飾之以堅木者。謂之冠角。冠角之線。謂之冠線。其下所以銜弦。謂之龍口。龍口之緣。謂之龍唇。兩線繚繞。以爲之賁者。謂之龍鬚。龍口上際。所以受弦。謂之龍齶。其背謂之下齶。琴頂之窪。謂之舌穴。窪中者。謂之鳳舌。舌穴之下。當岳之背。謂之軫池。軫池謂之軾。建軾中而轉弦者。謂之軾。纏軾而撰之。上入弦眼而出之。以制弦者。謂之絨。扣軾之側。下垂而相對。謂之護軾。護軾謂之鳧掌。鳧掌謂之鴈掌。琴腹者。謂之聲池。聲池謂之風池。其下者。謂之韻沼。韻沼謂之龍沼。當池沼之間。離立而收弦者。謂之鳳足。所以安足。謂之鳳腿。琴弦謂之冰絃。朱之謂之朱絃。絃首謂之蠅頭。蠅頭謂之蜻蜒頭。大絃謂之倍徵。倍徵謂之下徵。其次謂之倍羽。倍羽謂之下羽。其次謂之宮。其次謂之商。其次謂之角。其次謂之徵。小者謂之羽。

玉池時代

書高野武盛卷

高野武盛從余遊。性酷嗜酒。余欲誠之未發。一旦惕然自悔曰。從己之欲。可以爲學乎。自此不復飲。非有志之士。能如此哉。持茲卷請書訓戒之辭。余不敢虛其請。則書之曰。聖人之道。仁而已耳。心之全德。是謂仁。故君子之學。惟求斯心。雖至於博施濟衆。參天地贊化育。未有外於斯心者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謂此也。夫心之爲物。出入無時。亦無常處。舍而不操。則放。放而不求。則人欲肆而天理滅。又何所不至。唯能克私窒欲。以收其放逸。然後視人如己。視物如人。而其本然之德可見已。武盛一旦奮發。斷酒不復飲。斯克私之端。求仁之機也。實能充擴於是。仁可勝用哉。然克私未足言仁。克盡其私。皆歸於禮。是乃仁也。故雖克私收心。涵養之尤艱。所謂歸禮。所以涵養之也。夫禮者敬而已矣。敬之一言。卽百聖傳心之真訣。最爲學者之喫緊。武盛質慤。醇厚。友朋中爲難多得。然似亦微乏於恭敬之意。恐出入起居。接物處事之際。不能無不恭。纔有不恭。便此心走出。不復在於軀殼之中。卽是不仁也。可不察乎。

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當其出門使民。其敬如此。則未出門使民時。敬可知也。武盛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於求仁也。其庶幾乎。然而其機則在我矣。所謂爲仁由己者。而非他人所能預焉。

書加藤生卷

天保十二年正月
加藤生通稱
は勳次、士字
は士達、士
成の上、士
上田藩士。

論學所以窮其理而致其知。論學而求勝。則此心已陷於邪。假令所論盡合於理。既已喪其大本矣。況其所論不必合於理。則徒以滋其蔽而已耳。又焉在其爲論學也哉。我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贈。

誠內山生

有存自謂。吾有志于學。以予觀之。甚無志人也。何也。予常見有存。旣晨而不興。必待喚醒而後起。非病腦在體。但志昏氣惰。貪睡而遂縱之耳。有存不能於此處。少加省察。克己自彊。而自謂有志。不亦異乎。有存之心。將謂吾讀書窮理。每必達四五夜。以故早起甚難也。是尤不可矣。夫晝興營事。夜寢安身。人之常道。

內山有存本
名は小河原
宥謙といふ
後の水上雄
風なりと斗
又王孫明と
號す象山の
門弟。

猶如農夫之三時服勞。而冬日居室也。今有人於此。冬日不居其室。載夫南畝。推耒揮耨。流汗如漿。比及三時。而反懈怠其身。則可謂之知務者乎。有存所爲。何以異乎此。夫無志于學者。過而不知改。有過卽改。唯有志者能之。有存誠有志。宜勇改之。勿自棄捐致咎。二月念一

題跋

天保七年九月

公所書磊々落落四字恭跋

先臣國善。晚蒙推擢。眷顧特異。前後所賜手書多矣。此其一也。臣謹按先臣度量開曠。氣宇磊落。平素殆若不檢細事者。一旦奉命督城背土功。兩歲而告成。其經畫規度。初如素定。其所使役。日千有餘人。定擺布察。勤惰責課。慰勞曲盡。其情至於簿書注記之煩。亦皆身自爲之。而毫無走作。於是與事者相顧。罔然垂手。而歎服而已。夫世之好行小慧。不知大體者。固不可謂之磊落。居動粗放。

情其思辨。而不達於時宜者。亦安得當之。唯若先臣者。始可以爲磊々落落人矣。公舉而用之。又以此賜之。是知人之智也。燭理之明也。嗚呼。國家治安。豈有不由是明智者哉。臣愚竊謂後之賢主。亦能念於此焉。則於爲政之道也。其庶矣乎。天保七年丙申秋九月庚戌。臣佐久閒啓謹跋。

書義人錄後

聖人而遇此變。吾固不知其何以處之。然聖人觀幾防微。決當無此變矣。惟其遇此變者。而成此舉。亦可不謂之就分存義者乎。近世聞有妄議之者。吾甚悲焉。因閱此錄。遂書之。

又

百世是此天地。百世是此人心。啓今讀此。不覺爲之扼腕。

跋朱子答王近思書

天保十一年十一月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卻。已是大病。又多用

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卻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

此朱先生答王近思書也。先生道學揜文章。是以後世不在文家之列。然素深於文。故其教人作文法。如此其簡妙也。習文子弟能用此訣。而熟之。不患其久在人後矣。

學書訣云。初不必多費紙墨。第熟覽古人之蹟。閉目而索之於心。若有成字在前。然後舉筆。而追之。始而得其一二。既而得其四五。則多書以極其量。自將去古人不遠矣。予謂學文亦用此訣。先取古人之文精讀之。凝神靜慮。熟念斡旋。轉折開闔。反正抑揚。頓挫起伏。牽搭之法。皆歷歷在目。然後試之於手。且念且試。反復以時其習。則將亦用功約。而得力多矣。偶爲子弟書文公

文訣。因併錄此。庶乎其有以發之。天保庚子復月。象山平啓。

跋泰西海戰圖

弘化三年正月

此泰西千六百七十三年。荷蘭土名將韋乙哲。與拂郎察及英吉黎之兵。戰於海而克之之圖也。嗚乎。荷蘭土七州。劣可以比吾鎮西之地。而韋乙哲爲將。能破二大國之兵。而張其威。是可以見國勢之強弱。不在大小。惟在其人也。彼世之謂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而欲成苟安之計者。陋矣。因覽此圖。竊有感焉。遂書之。弘化丙午正月朔旦。象山平啓。

韋乙哲所以制勝。不啻在運籌之精。而亦在大艦巨砲。其用不匱。覽者又不可以不思也。啓又書。

跋泰西陸戰圖

弘化三年正月

余自少讀和漢兵書不訾。而孫子司馬法一二書之外。率皆粗淺。無足觀者。惟明戚南塘從杜氏通典所載唐李衛公兵法。參以其所曾經實歷者。著爲紀功

兵法一本兵書に作る。

新書。吾邦荻生氏又仍之撰鈴錄。是爲可取耳。然其間藝法器制。猶有類兒戲者。不爲無憾焉。弘化乙巳歲。適獲泰西兵書。因學洋文而讀之。其所論著。精到明備。大要與孫馬李戚相表裏。而其城壘船艦陣營火炮之巧妙。則皆數子所未知矣。故余謂。生乎今之世。而欲講明兵法。非兼取洋法不可也。近又得此圖。是係于其千六百七十年間物。距今實百七八十年。故陣法器制。多與今日不同。然軍爭狀態。與書中所言。互相發。大有可見者。因書其後。如是以諭諸同志云。

狀態一本景象に作る。同志一本同志者に作る。

同前

又

兩陣相接。紛紜撓亂。互相殺傷。而其未接兵者。隊伍齊整。其徐如林。兵法云。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觀此圖者。可以得師矣。

嘉永二年正月

書吁戒卷後 哀西洋海陸戰爭圖裝潢以爲卷者

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時。賢智猶或忒愒。是益所以有吁戒哉。儆戒

衰弊一本廢墜に作る。

己酉の下一本正月丙申平啓子迪父因閱爲識に作る。

弘化三年十一月

無虞之言也。夫君而不知儆戒。則失於所以令之。臣而不知儆戒。則失於所以行之。君失於所以令之。臣失於所以行之。政刑兵備。其不衰弊委靡。以至於敗壞也。罕矣。左衛門尉源公。嘗觀此卷。慨然書吁戒二字於其首。亦足見賢明用心之遠。覽者其察焉。嘉永己酉上元後三日。象山平啓展玩輒書。

止戈類纂跋

凡事不由實歷。而能得力者。吾未之有見也。雖然。在學兵者。欲試實於太平無事之時。惡可得乎。必也博觀史子傳紀。遇其涉兵事者。若寘身於當時。以揣其情。尙亦有所得焉。豐藤熟之將。刊其所編止戈類纂。謁跋於予。予閱之。建國之際。上自烈祖。下至列侯。及其諸臣。計謀方略。用心技巧。凡係兵事者。搜訪網羅。撫輯略備。夫漢土傳紀。浮而少實。我邦記載。質而多要。浮而少實者。尙可以爲閱歷之資。況質而多要者乎。又況是編所輯。世代不遠。情法易通。且國家所以弭亂安民。肇三百年之至治者。往往而在焉。則其可貴重。何所容予言乎。惟兵

此文後に用此心を改む。少は二ヶ所とも寡に改む。

血痕一に血
迹に作る。

今不可攷矣。此旗傳爲盛次君所樹。或爲安政君亦未詳孰是。惟其絹色之古。體製之朴。則不問可識爲元龜天正間物也。諦視之。往往有血痕。祖先勤勞於干戈之間。於是亦足概見。嗚呼。爲子孫者。安可優游玩弛。而坐食人之祿乎哉。嘉永二年春正月既望。佐久間啓記。

書賴子成邊防諸策後

嘉永元年十二月

此の文後
に是策
者。下此
爲。可。下
加。可。下
語。後。に
一。大。局
に。而。下
加。へ。平
下。以。を
改。む。を
下。子。を
に。改。む。
洪。瀾。を
海。に。窮
に。改。む。

迂闊固陋。爲世學之通弊久矣。求其辨博縱橫。究知當世之利病。如賴子成者。殆絕無而僅有也。然其力不及兼攻海外之學。而通觀大塊之表。故規局褊狹。而其立論有如此數策者。譬諸碁。低者見滯一隅。而不能灼照全局。固無足道已。雖其在高者。深諳全局之利害。而今遽令連屬碁局五六。以爲一大局。則平日以爲全局者。又在其一隅。而亦惑於所以下子焉。夫本邦與漢土。小碁局也。五大洲。大碁局也。外蕃航海之術。至近日滋精。截洪瀾。絕窮溟。如一葦水。而本邦在海中央。凡東西南北之虜。皆可航而抵。豈非向之所云全局者。又在一隅。

略を事に改む。

也耶。子成今則已矣。嗚呼。安得識此一大局碁者。與之抵掌論邊防之略哉。嘉永紀元冬十二月既望。象山外史平啓書。

穀を玉に改む。

子成云。我所守者。非土地乎。吾之土地。寸不可失。寸之外。雲海茫茫。與天爲際。何與我事。何不思之甚也。今夫浪華。蓄積饒多。號爲金穀之湖海者。以海運在焉。故也。今夫江府。爲天下之名都。口數且五百萬。而其用不匱者。亦以海運在焉。故也。海運。豈在寸之內乎。相之氓。踰漁于房之海。房之氓。訴之。房之氓。踰漁于相之海。亦如之。相房之海。猶且有界。況大邦之四邊。寧無所謂日本海者哉。近年以來。東西諸蕃。有捕鯨船。爲隊五六隻。若十數隻。來屠我近海之鯨。熬肉收油。獲利不貲。而上下漠然。不聞有制馭之者。是亦子成之說。使其然歟。噫。啓又書。

寧の上に無を加ふ。

書太古遺音後

嘉永二年正月

異流の上の
在一本なし。

心越禪師。恥爲滿清之氓。泛海來大邦。止於水戶天德寺。而不還。是雖在異流。

志操の上に
一本其あり。
眞蹟一本筆
蹟に作る。
心法一本心
聲に作る。

丙子一本雨
水節に作る。

志操亦偉矣。師作字雅醇。畫亦清婉。於琴尤高。後之業此者。皆宗之。是書下卷有朱文越字印一方。而其標題及調名。爲師眞蹟無疑。則故爲其藏本。可以證也。予在江都日。得之書肆。頗自喜。第卷首題太古遺音。伯牙心法琴譜合璧十二字。而佚其伯牙心法。是爲可惜耳。然物之離合。亦各有時。其所佚猶存于世。安知不復并集耶。因記數字於其後。以爲異日合劍張本。嘉永己酉正月丙子。象山平啓。書於松城所居清英閣。

嘉永三年八月

跋心越禪師金澤八勝詩卷

心越禪師。明浙江婺郡人。住於杭州永福寺。迨滿清奪明。厭爲其氓。航於海歸我。雖在異流。志節甚峻。視夫常稱碩學名儒。而貪利冒勢。屈事夷人。恬然不知恥者。爲如何哉。宜乎。水戶義公。尊崇禮待。以終其世也。師風流文雅。彈琴尤優。後之學者多宗之。予亦嘗傳其譜。但師所傳。騷人墨士之技。而予則因以審明律呂耳。嘉永庚戌歲秋八月。遊于金澤。流睇江山之勝。憩三星亭。得觀師之詩。

卷百載之下。尙可欽其高風。蓋亦不必在筆墨文字之間也。展玩之餘。敢書數字。

嘉永元年か

洋籙合璧跋

是二書。弘化丙午歲。得之於江都同社。其一譯曰造物疏。拔答費亞學徒所編述。其一譯爲析術開端。英吉黎賢禮所撰。而荷蘭禿論母悉所譯也。二書裝結既同。印行之歲又相若。而其爲說。固亦相須而爲用。因收諸一函。題以洋籙合璧。西洋造物圖錄。不知其數。而雪際亞靈孺斯所著。最稱賅備。惟其卷帙重大。無力者不能購。中下之資。又苦不能終編。如此疏。彼地學徒。特錄其近於民用者耳。然予讀之。頗多所發明。嘉永紀元夏。巡行葛野山中。觀其山勢與石質。以知金寶所在。乃深入無人之境。遂得銀鉛諸礦於絕壑之底者。實讀此疏之績也。析術之擅名者。亦數十百家。而賢禮其一也。蓋析術深奧微密。初學者茫然。無所措手。故賢禮著此書。以發其端。人能由此而學。得萌芽而進焉。則其枝幹條達。可屈指而筮也。吟氏序云。此是其果之仁。爲善喻矣。予析其所得礦。而詳

其爲銀爲鉛者。亦賴此書之說也。夫漢土五典十倫之道。列聖羣賢之所相傳。固無以尙焉。獨至於品物之學。類屬粗陋。如明李瀕湖。當時頗有博洽之稱。而其所編本草綱目。分類排纂。非龐則漏。瀕湖已然。其他可知已。予故云。漢土數十種本草。不及此二卷書遠矣。嗚呼。此言若不信。後之賢者其糾之。

天保十一年十二月

跋徂徠書

翁之字畫。眞與古人上下。此其學至古人之效耶。象山外史因覽爲識。時天保庚子冬十二月望。

嘉永二年正月十五日

跋熊澤蕃山眞蹟

國卿眞田志州所藏熊澤老子之書。觀其筆法。圓勁縱橫。毫無姿媚之態。老氣翩翩逼人。暖翁先生定爲晚年心畫。寔爲有徵矣。對此而諦玩。則夫以英雄之資。抱經濟之學。聲色貨利之習。介然無以入於其胸中。挺特邁往。跨凌今古者。於此亦可想見其彷彿。而百載之下。令人竦然起敬。如對嚴師畏友。此不但爲

老氣一本老蒼之氣に作る。

文苑之清賞而已。君能重襲而葆之。其志亦可知矣。

安政二年七月

跋石川丈山書

公之詩可作。公之書可爲。公之勇功不可能。公之勇功或可能。公之隱節不可及。是其可作之詩。可爲之書。所以使人褒愛珍襲。不啻金銀珠玉也。是非細故矣。覽者其有所省哉。乙卯歲立秋日。象山平大星因觀輒書。

跋菱湖書

菱湖之書。紆餘透迤。無艱難苦澁之態。此其所長也。然動關冗無意思。此其一失矣。是帖雖步驟道風行成二卿。而博采西方諸家。更自拔出機杼。故能擅其長。而無一失。蓋晚年得意之筆也。

嘉永二年正月

跋三岳先生墨蘭

三岳先生。不惟深於琴道。繪事亦高。然乘興而作。興盡而止。不許人之請。故不多流布世間矣。予以琴學後進。屢得侍其燕席。一夕先生大醉。放歌朗咏之餘。

朗咏一本朗吟に作る。

忽援筆及此。洵率意所點染。然而猗猗之狀。曄曄之態。蔚然於楮墨間。可愛也。乃乞而藏之。後十數歲。偶覩諸篋笥中。慨然歎先生之不可復見。因裝褫成軸。時懸壁閒。以寓追慕之意云。若先生閎闊性行。既詳於予所撰墓誌。嘉永己酉歲孟春月丁亥日。平啓子明書於象山書院中。

嘉永五年三月

跋宋墨爾

宋墨爾之書三帙。予以五十餘金購之。或有咎其價之太貴者。予曰。否。昔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澠爲事。客買其方百金。得之以說吳王。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之。終以地封。若此書所載。海上不飲水。而永不渴。方一旦有海警。與戎虜戰於洋中。甘水既絕。又無餽海水器。方是時。知之則生。不知則死。其急於用。奚啻不龜手之藥。況其所載不止此類。宇宙閒。大小物理。無不備焉。而予沈潛誦讀。日識其所未嘗識者。則雖千金購之。猶可。又何五十餘金之足言哉。且不龜手之藥一也。或取封爵。或不免於泝澠。顧其所用如何耳。

噫如此書不可不擇其所用。嘉永壬子三月丙辰。象山平子明書。

嘉永二年正月

跋李太白詩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浣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閑。皓齒信難開。沈吟碧雲閒。句踐徵絕艷。揚蛾入吳關。提攜館娃宮。杳渺詎可攀。一破夫差國。千載竟不還。

戊申冬末。偶得西施浣紗圖。乃亡友渡邊華山所製。用筆設色。并皆精妙。殆無愧於元明諸名勝矣。其圖之意。甚合太白此詩。因書此以附之。嗚呼。余訪華山之居。談說今古。辨論天經地記。屢移晷刻。如昨日事。而今不可復見。展觀遺蹟。徒增鄰笛之感耳。翌年正月丙戌。觀水道者。

跋郭有道碑

予少時觀此帖於金兒子讓許。以爲中郎書而喜之。摹而藏焉。後讀金石萃編諸書。知其係近人傳鄭二氏所重書。然先入之見。深在胸閒。故尙私好之。而反

怪諸子之嗤其書法矣。是以獲韓勅史晨諸名碑而玩之。亦未識其妙處也。然而諸子之說。既有根據。故常常比方以究其實。爲日之久。始釋然悟舊見之非。而後視此帖。則其於韓史諸碑。嬗妍夔絕。不啻蓂母之與西施矣。嗚呼。諸碑之美如彼。此帖之陋如此。初非難辨。而仿像比較。久而後識者。蓋先入意見爲之累也。古人云。與溺於利欲者言。猶易。與溺於意見者言。卻難。果有然矣。因書其後。以自警。又將諗之同志。相與善焉。

嘉永五年五月

跋楊孟文石門頌

是碑隸體古勁。時有篆籀氣。位置行數。錯落不齊。各具姿致。集錄家推爲東漢人傑作。洵不誣矣。但予所藏韓勅孔龢史晨諸碑。拓法竝皆精巧。然銚鍛猶多漫漶。獨此碑摸拓不甚淨。而字畫如新。因疑是必後人摹刻。壬子長夏。出而玩之。舒卷之際。偶見其墨光糙粗處。往往有樹皮石蕊著紙背。因又大疑。更覆諸家說。此碑在襄斜谷中。其地絕險。椎拓頗難。蓋棧道在山半時。磨崖壁勒文。後

椎摹一本
拓上其
拓刻中
漢以代
而後出
三後五
碑の字
り。

代棧道移而漸下。今欲摸拓。必須長梯巨架。斫伐藤蔓。剝淨苔蘚。勞役多端。所費不貲。故臨池家不能盡得。近人學之者少。於是始知此其真本。決非摹勒。樹皮石蕊。足證踪跡。且拓法不淨。亦可想見椎摹之難。而嗜古之士。不囑工人。親手搨之。故不能甚巧。亦未可知也。漢刻中曹郃陽碑。最稱後出。而以搨工日衆。不免寢就漫滅。此刻終古歸然。字畫猶新。蓋以地險而搨者罕至。又奚疑。嗚呼。真本。漢土之士。既不能盡得。況乎我邦。其能有幾本哉。真可寶也。乃命工裝潢。以附記其後如此。

碑中命字升字誦字。竝用垂筆。而命字殊甚。所侵幾過二格。又空兩字。方書其下句。兩漢金石記云。此特因石理剝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蓋亦未之深考也。果不可接書。而垂下。則其下空兩字者何說。而升字誦字。未見石紋斷裂。何故又作垂筆。嘗觀李孟祈神祠碑。年字下垂。又甚長。是爲漢隸取姿媚之一法無疑。而後人未有能學之也已。

是孔宙碑陰也。按金石萃編當有篆額門生故吏名五字。而此搨逸之。題名三列二十一行。凡六十二人。皆具書其郡縣名字。蓋碑陰之最謹嚴者。隸釋云。漢儒開門受徒。其親受業則曰弟子。以次相傳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掾屬曰故吏。古籍曰故民。然今列弟子。反在門生門童之後。則此言似亦未可深信。姑附記之。以俟後考。

跋武榮碑

是搨下邊甚蹙。而文字亦已漫滅。不可屬讀。且亡其左角一紙。故久疑其非全搨。近得王昶萃編而檢之。云高七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十行。行三十一字。而其所亡紙。適當其剝泐無字處。則是全無缺矣。將命裝潢。因輒記之。

漢熹平二年斷碑跋

此石歐趙錄中所無也。其來由已詳於阮氏之志矣。古人不得見者。後死者得見之。亦非幸邪。碑面不盡刻字。後半餘空石。漢代閒有爲此制者。金石圖云。武

榮碑。前敘後銘。中界裁畢。虛其半無文字。他碑少似此形制。蓋不知又有此石也。

跋漢鄭季宣碑陰

據金石萃編。是漢尉氏令鄭季宣碑陰也。橫刻篆書。處士人後。當有名字。而下二列。右闕二行。左闕七行。不知搨時。偶紙幅褊狹。因不及拓耶。抑殘闕之甚。無字可辨。故遺之也。王氏云。此碑金石錄始有跋尾。然僅能辨其年月。餘已斷續不成文理。無怪近日剝蝕如是。翁氏補遺十處云。石質最鬆。一動卽損。是其所以致剝蝕。是刻分法高古。窺其一斑。可以想見全豹。而殘壞至此。豈不惜乎。因謂人欲碑之不朽。宜擇貞石而爲之。不然。文書雖美。不能以傳遠也。平啓跋。

古人醇實。建碑勒文。當必揀堅石。此石之鬆。恐非其故質。意歲月之所積。風寒暑濕之氣。或使石質變耳。他漢碑今古巋然。字猶不失鋒鍛者。不尠。而此碑獨如此。則雖石亦不免於壽夭之數也。則今日之堅者。安知異日之不鬆。

唯君子臨事。自盡其心焉可矣。啓又書。

嘉永五年五月

跋襄斜道石刻釋文及題記

漢鄱君開通襄斜道摩厓石刻。在清國襄城北石門。此拓本乃其碑陰所刻。宋晏袤釋文及其題記也。而佚其原文一百五十九字。良為可惜。然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此碑歐趙洪三家俱未著錄。宋紹熙末。南鄭令晏袤始得之。為文記其事。然其地崖壁斗峻。苔蘚阻深。自晏令作記。後六百年。罕有津逮而摹搨者。然則若其原文。彼土古人未之多觀。而此釋文題記。今人亦不為易致也。予也生乎是邦。得此於滄海數千里之外。誰謂非奇遇耶。嘉永壬子五月端午。象山平啓書。

安政二年六月

跋道因禪師碑

蘭臺蚤孤。及長購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卒與率更齊名。世號大小歐陽。但率更碑版尚傳數種。而蘭臺止存此碑耳。然率更數碑。字多漫漶。鈎磔波撇

不可復尋。此碑則鋒鏃猶新。凜然有風霜之氣。亦足尚也。率更楷法。源出魏齊。蘭臺多用險筆。雜以隸意。亦北朝遺習。可以見家學師法所由來矣。

跋大雅集右軍書吳將軍碑

此碑久埋沒土中。世無識者。明萬曆閒。文學王堯惠者。始得之於西安府隍中。則缺損已無碑形。而文辭亦不可屬讀。然書法極類懷仁聖教序。而筆畫猶存鋒鏃。足為臨池模楷。亦非趙宋以後所及矣。惟右軍書古今極為難學。往時翰林侍書輩。多學聖教序。了乏高致。遂有院本體之謗。然聖教何嘗俗。但學者力量不及耳。欲學此碑者。亦自量其力量可也。

跋顏魯公爭坐位帖

顏公一代之名臣。忠義貫日月。而書法奇偉俊拔。亦如其為人。百世之下。玩其筆蹟。而尚友之。亦可以長吾精彩矣。書本細技也。其巧拙固不足以為人品高下。近人往往有荒廢百事。弊疲精力。以學書為事者。極為可笑。然字畫甚無法

佐藤一齋曰
量字重出御
是。○
嘉永元年正月八日正
而書法一本
而書法一本
作其書法一本
書本細技也
一書本細技也
也。○
近人一本近
世事一本為

補陝刻之漫滅。竝存固爲有益。送劉太冲敘。鬱屈瑰奇。觀者目驚。宋四大家。皆出於公之爭坐帖。而米獨似兼學此敘。祭季明文稿。初不用意。往往塗抹改竄。然字字皆存法度。鬼雄勁利。有快戟長劍之勢。與坐位帖大略相似。但坐位以故筆書之。此則新筆。故筆勢如有異耳。小字麻姑壇記。遒峻緊結。或疑非公之書。歐陽永叔云。筆畫巨細。皆有規矩。愈看而愈佳。非魯公不能書。不誣也。奉使題字。沈蔚古澹。酷似蔡明遠序。董華亭云。臨明遠帖五百本。後有少分相應。於此帖亦宜然。嗚呼。魯公書如端人烈士。其莊肅嚴毅。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重。古人謂書爲心畫。非虛語矣。然則吾人欲學書。亦豈可無所去趨哉。愛玩之餘。乃題其後。乙卯暮春。象山平大星。書于松城聚遠樓。

跋陳化成小傳

陳提督忠誠致身。終殉國難。千里之外。聞風聳敬。其軍敗之日。馳塘督戰。砲兵缺處。親自裝藥。點放一節。尤壯人意。然初吳淞防堵。鑄巨砲六十位。其最大者

八千斤。可及數十里。相度形勢。設爲砲臺者。予竊不能無憾焉。夫大氣攔彈。藥力有限。天下豈有及數十里之砲哉。而率意以爲可及。設用備賊。是其取敗之道也。又察其兵可用。授以避砲法云。先辨煙色。其白者空發。可不必避。惟黑煙冒出。宜急避之。火道恆離地三尺。故伏地乃不損。亦見其疎於砲也。洋兵用砲。本主殺敵。決不空發。以費火藥。凡火藥上好者。其煙白。惡劣者。其煙黑。初不係彈之有無也。且銃丸至疾。在近發者。決不可避。其遠者。不必中。則不必避。西洋巨砲。有輻射躍射。碎射。臂射。鑽射等法。其火道不可期。離地三尺。則其授避法者。使兵卒徒長顧慮。挫其勇往直前之氣。而無益於事。無乃不可乎。嗚呼。陳提督其人。而有此疎漏。蓋習俗使然也。習俗之弊。非惟清國。讀此傳者。其亦知所戒哉。

嘉永六年夏

熟銅八十斤老樞地礮全圖跋

洋礮之制。有銅鐵之別。銅者薄而長。鐵者厚而短。薄則用劑少。厚者反之。長則

飛彈狠。短者反之。熟銅堅韌難毀。鑄鐵過剛易裂。此其所以不能無別。洋人窮理實驗。一事不苟。如此。邦人不學。往往以銅料鑄鐵形。多費而少利。予甚鄙之。癸丑夏。江都有海警。薩邸將範老樞地礮。以備之。大礮奉行新納君。令折田宮原二子。就予而謀。乃製此圖。以贈。予講新礮法。幾十年。不敢謂得洋人心髓。而本邦礮道。至予一變。世開明眼。當有知者。

跋接彌利堅使始末

秋月胤永の著(北)

讀此錄而不忼慨痛哭者。其人必非志士。讀此錄而不背裂髮豎者。其人必非壯士。讀此錄而不思以身殉家國天下者。其人必非烈士。吾安得志士壯士烈士。而共泄胸中之不平哉。

海防臆測跋

安政二年七月

古賀侗菴海防臆測。雖一二不免似書生空譚。然宏綱大旨。皆能切事機。適形勢。蓋其秉心樂易。所學博洽。潛心於當世急務。而日與識夷情者。上下其說。故

古賀侗菴一本侗菴翁に作る。蓋其は蓋翁に作る。

也。視夫拘儒局量褊淺。媚美疾長。國家利害。實諸度外者。則遠甚矣。往日使其立於林氏之上。掌文柄。參朝議。則言論尙有可見者。而天下武備。久就修繕也。必矣。夫豈至使醜虜虎視於要害之地。而永貽朝家腹心之憂哉。因讀此卷。竊有感焉。輒大息而書其後。

書片山西洲詩卷

嘉永三年

末象山啓と

署す。

手あり。

策而不得。

之理翁有。

無久勞遠。

上に古人云。

因讀此卷。

論に作る。

言論は其言。

其は翁に作

小濱片山西洲。年五十九。以善刀槍火砲之技。鳴于其藩。歲庚戌。予在江都深川。方與二三子。講歐羅巴兵法火術。西洲聞之。介山口菅山。納贊求教。其居在牛込之邸。距予寓棲。十里而遙。西洲不遠其路。每三四日必來。與少壯者執事。雖暑雨而不厭。何其壯哉。聞敘其平生。窮困之極。饑餓瀕死。而不忘君臣之大義。何其偉哉。及觀此卷。則雖其倉卒之作。閑澹蕭散。如獨鶴孤松。何其韵哉。西洲所存。寔不可測。敬歎之餘。遂書之。

書袖說後

抽説は説の部に用づ。

陸龜蒙怪松圖贊云。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於內。則憤而爲怪。范文正初數言事。當權者不善。每目爲怪人。文正知之。及後上疏曰。吾又將怪矣。乃書龜蒙贊。以遣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於摺紳中。獨爲妖言。既齟齬。不復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怪松乎。嗚乎。范公爲有宋人物之冠。後世誰有異議者。而其在當時。人不相喜。至於自爲怪物。士有學問異材。而獲於其上。一何難哉。適爲人寫舊所著抽説。時亦記起此事。因併書此。

安政元年三月

跋浦賀紀行卷

甲寅春彌利堅軍艦八隻。來于浦賀澳。本藩猝承。應接館護衛之命。山寺懼堂以公命抵浦賀。伺偵事情。其往來所作諸圖及文詩。哀爲一卷者。是也。

懼堂天質穎敏。好談兵略。長於吏務。筆翰如飛。未嘗壅滯。多事勞攘之際。抽毫紀行。吟咏諷誦。不異平日。觀此卷亦可概見其才力矣。惟懼堂不講泰西之學。而諳艦礮之術。以故視不勝猶勝。是爲病耳。因予請懼堂欲改火輪。方可碎鐵。鐵豈難傾。攻伐何無術。請休誇海城。作火輪未易制。鐵舷亦難傾。攻伐知何術。

顧瞻暗自驚。而懼堂不從也。懼堂尙然。其他何足言哉。浩歎之餘。乃跋數字。

嘉永甲寅三月念七。象山大星。書於江都所居求是室。是日罷參謀。發予所請。召士卒百若干餘名歸國。

安政二年夏

跋湯子遺書

嘉永癸丑夏。予徜徉乎江都之市。偶觀此書於坊賈山城鋪。乃購而還閱之。卷首有佐藤藏書印。卷尾有一齋先生手記。中間評論批點。皆係先生手筆。則舊爲先生所藏無疑。不識何由又出坊閒。因欲攜詣先生。以問其故。會有墨人事起。公務拮据。不得如意。甲寅春初。公承朝命。發人護衛。墨人應接。予以參軍事。在選。奔走又復數旬。事竣歸家。無何。門人吉田某。欲索虜情。有所建言。觸法下獄。予爲之連累。同在繫半歲。終遭禁錮。此書來由。不可復問。故姑記所以獲之。以俟他日云爾。乙卯長夏。平啓子明。書于聚遠樓。

安政二年五月

跋所臨醉翁亭記

此帖不知何人所書。王弼州曰：東坡後有王逸老者，善書，自欲出懷素上。或是其筆。趙盤屋云：此公筆法，卻勝蘇仙。何不自顯姓名，而署蘇仙耶？殆不可曉。閑日適發興，臨此帖，因及之。政卯夏五，象山子明。

跋善導傳

安政二年七月

予觀世之病狂失心，自輕其生死而不悔者，平生惑溺鬼佛，而過求福田利益者，十常八九。善導法師，以晚暮之歲，急欲往生，乃登所居寺前柳樹，投身以死。其爲病狂失心，亦甚明矣。宗徒不以爲醜，反艷稱之。何其愚哉！夫天下莫重於人命。漢高除秦苛政，約法三章，亦殺人者死。當時善導，倡般舟往生之旨，煽惑民間愚夫愚婦，京華諸州，或投身高嶺，或委命深泉，或自墮高枝，或焚身供養，向百餘人。父母而死于非命，其子之痛恨如何哉？子而死于非命，其父母之痛恨如何哉？殺人以梃與刃，無以異，以刃與言，無以異。所宜深懲痛創，以在其浸淫。而唐之君臣，不以正法，可謂怠矣。然善導發狂失心，不得令其終，蓋天誅之

也耶。念佛一宗，於夷法中，如少害者，然而猶是可不禁乎。因讀其傳，輒書此。

讀唐鑑

吾始聞伊川先生讀唐鑑，三代以後無此議論之語，而意謂是必論辨曲折，義理高遠，超出於人意之表者也。及得是書而讀之，則其三百六編內，無一畸論，悉皆簡要明白，先得吾心之同然者而已耳。吾於是始信君子之道，易簡正平。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也。夫鑑之爲物，自非無目者，則必莫不就焉，以辨其妍媸也。若是書，凡有心者，一讀而了然於其三百年閒得失之迹，與夫善惡邪正之效，則其以鑑爲名者，宜矣。嗚呼！使凡有心者，皆一讀而了然於善惡得失之辨焉，此是書之所以後乎三代，希有此議論也歟。

讀淮陰侯傳

韓信下魏破代，平趙降燕，定齊滅楚，遂爲漢并天下。固亦赫赫希世之豪傑也哉。然始其爲布衣，不得推擇，屬項梁，無所知名。屢于項羽不用，亡楚歸漢。高祖

聰明一本明
察に作る。

亦未奇之也。由蕭何數言之。而後擢爲大將。夫以高祖之聰明。而猶且如是。則士之得知也。吁亦難矣。然漢幸有蕭何而得之。後世無蕭何矣。而使豪傑之士。終生不顯。亦豈可勝數哉。此則可悲已。

示諸生

予觀漢人之談兵。大都如海上蜃氣。雖變幻百出。目可悅其奇。而足卒不可踐。其境至泰西兵法。一若平地起百尺樓臺。其功非倉卒可辨。然及積年累月。而其工告成。則歸然煥然。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賢輩所學大小砲術。乃其作樓臺之土木也。勉自奮拔。以萃其工。是予所深望。

又

予之爲礮學。無他奇特。但要一倣於西洋先覺所爲。不加私智。習熟積累。有得於心手耳。而其因礮分員。隨員執事。動作相濟。若使手足。是尤爲當務之急。凡西洋礮法。悉定於軍爭實驗之餘。與夫偷安之世。出於淺人妄意者。不侔。然爲

之而不習。習矣而不熟。生澁杌隉。身不與事相安。所謂五穀弗熟。不如莠稗者也。何足以充於膺懲敵愾之選哉。西洋兵家之言曰。欲行者必動其足。諸君勇猛奮發。以進其足。毋久濡滯。是願。是望。

又

礮睽道也。故其所營爲。多違異拂亂。不得如意。然所以困心衡慮。增益其所不能。蓋亦在此。近日大森之演習。時有乖謬。大不可人意。雖是礮性宜然。亦吾人不熟之所致。不加警省可乎。吾甚欲與諸君滋勉奮發。以觀新功。優游忼愒。苟以自恕。非所以望於同志也。幸諒此意。

跋自書礮卦

余礮卦之著。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頃年洋夷猖獗。而吾士習迷陋。邊備不振。礮卦之言。足以破其迷。而拯時弊。乃欲鑄版以布于世。而林大學阻之。阿部閣老亦抑之。時

安政元年三月

事可概推也。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君子報國之志。豈可以時之用舍而改其度哉。蟻川直方。慨於時事。學敵兵於吾。相從之久。其藝大進。故四方來學者。予有疾病。必俾直方指教焉。可謂吾門之丁寬矣。今手書敵卦以贈。蓋嘉之也。直方其益勉。旃勿怠。嘉永甲寅春三月小盡。象山平啓。

墓碑

天保十一年
春(北)

三岳仁木先生碑

頭注せるは碑の搨本なり。此の碑深川本誓寺に在りしが大正十二年大震火災以後其の形影を失へりと云ふ。可惜。

啓自少小。卽好音律。最嗜琴。學之而未有良師。雖閒按譜撫弦。導紆鬱而寫幽思。意不自安也。道游學於江都。與詩人梁川緯相識。緯爲啓云。今時以琴名家者。曰三岳先生。嘗受業於宿谷默甫。又與僧蘭室游。其真積之久。有以深得於心。越師之傳。都之欲學琴者。多趨其門。啓聞而慕之。乃介緯求教。先生嘉其篤志。遇以隆意。誨招誘掖。疊疊焉不倦。往來門下三年。學習三十餘曲矣。將辭歸鄉。乃授以祕譜。更以越師書畫一卷爲贈。惜啓之去。咨嗟如不忍者。後四年。再

計は赴に作る。

遊於江都。卽日往造之。先生喜執啓臂曰。吾又見子。殆將忘食矣。啓在鄉日。考訂琴說。著書十篇。名曰琴錄。便舉其要以質焉。先生又喜曰。子之新功。可謂不負四年之別也。然其書猶有未妥者。甚欲得講論。以求其歸會。有卜居之穴。因循未果。而先生遽然下世矣。啓聞訃往哭之。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先生嘗謬許得啓而道不孤。啓何敢當之。今先生歿而啓則孤矣。烏虜哀哉。其將葬也。嗣君守約以墓銘爲屬。啓雅不樂銘墓。時有謁者皆辭謝之。惟於先生義不可辭。遂次而銘之。先生諱守昌。字天福。仁木氏。稱甚五兵衛。三岳其號也。世仕大朝。七世祖諱勝長。稱周防守。六世祖諱儔長。又稱周防守。皆爲番頭。先生資質淳古。不修邊幅。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閒。尤厭世營。或值馳逐紛囂之場。如溽暑置身赤日下。其在郎署也。有勸媚貴權求薦者。先生曰。吾豈耐夏畦之勞者。遂不從。早以家事付嗣君。就賜第之西北。雜蒔花卉竹樹。築亭其閒。常延賓客。觴酒弦琴。燕嬉笑語。竟日夕不倦。如是者若干年。嗚呼。其視世俗貪名耽利得已而

不已者爲何如哉。先生既精琴道。兼善繪事。其所作花草蟲魚。人爭貴之云。娶曾我氏去之。娉大窪氏菅谷氏。並先卒。後娶京極氏子男若干。女若干。皆亡。唯一女在室。養長崎奉行久勢君弟爲嗣。生於明和八年正月二十日。卒於天保十年九月十六日。得壽七十。墓在深川本誓寺內。從先塋也。銘曰。

江東之原 當知之山 有寧一宮 千載無患

墨水在西 其流洋洋 人則亡矣 琴音不亡

松城 佐久閒啓撰并書

嘉永五年六月

故侍從眞田公墓誌銘

嘉永五年六月壬午。故侍從眞田公。薨於江戶櫻田新橋之第。以其月戊申。歸葬於信濃松代先公之兆次。前期。今公命臣啓爲之誌。臣啓謹按。公諱幸貫。眞田氏。世爲松代城主。世系氏族。詳于史書。公本姓松平氏。故少將白河城主定信君第二子。而東照神祖八世孫也。先君幸專公。乞養爲嗣。以女配之。文化十

三年十二月。敍從五位。任豐後守。文政六年。家督改伊豆守。後又更信濃守。天保二年十二月。敍四品。十二年六月。擢爲加判列進侍從。十五年。以疾辭職。嘉永五年夏。益病。請朝致仕。號遂翁。今公承後。後月餘。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二。夫人原姓井上氏。故濱松城主河內守正甫君之女。以其眞田氏生也。幸專公養以爲子。公有三男二女。連天。唯一女適隱岐守朽木君。初乞鳥原城主松平君忠馮第八子幸忠君爲嗣。早卒。乃養今公之考幸良君。定信君之季子也。任豐後守。又先卒。今公時年十歲。稱雄若。立爲世子。今信濃守。公生有異質。聰慧絕人。氣貌俊爽。聲如遠鐘。少好文武學。挺然自奮。未泊弱冠。名聲顯于遠邇。其接人和以有禮。其處事敏而能斷。馭煩若易。制大若細。倉卒之際。人未及思議。而公則從容出之。妙合至理。遷入爲嗣。善事太公太夫人。愛敬誠至。一若所生。其施於有政。惠而有制。嚴而不刻。洗垢易敝。以新邦俗。益篤儉素之風。以躬先之。衣食居所。平民所不能忍。公處之晏如也。其自奉之至薄。人或以爲慳。然至於

備海警。鑄巨砲。慮水患。嚴隄防。振學政。育人材。雖日費千金。弗吝。聽言納諫。類如耆欲。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及過中年。德容益粹。溫厚慈祥之氣。藹然薰人。其與人言。無險易。賢不肖皆使之各得輸其情。人有過失。含容隱匿。唯恐其或宣。人有一善。欣欣稱道。唯恐其或不宣。故雖剛愎暴慢者。望公之貌。聽公之言。莫不意阻氣消。而退稱其賢。是以大小諸侯。慕其才德。就之質疑釋惑者。日衆。公負天下重望。方當朝政聿新。賢能彙進。一旦立朝。殆將伸其美志。以大其利澤。而病不久其位。又不究於壽考。及聞其薨。公卿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莫不痛惜而傷惋。曰。吁。命矣夫。公善御馬。兼邃拳法。有願學者。輒諄諄誨之。其他武藝。咸出等夷。然常能韜晦。不輕以自試。故雖近侍左右。莫之能窺。嘗在溜池之第。有地登庭樹。狀甚惡。左右持杖。欲擊之。高不可中。公執小弓。放一矢。隨手墜地。其藝之精。大率類此。然公知信仁勇。人君之量。大有過人者。或以技能之末。稱之。淺乎其爲言矣。銘曰。

既孝且仁。又儉以勤。均其貴也。莫與之倫。山爲谷海。揚塵後之人。視諸斯文。

女菖蒲壙記

弘化二年十一月

菖蒲者。松城佐久間啓之長女。而其妾田中氏之所出也。弘化乙巳五月二十日。生於江都玉池之寓舍。以其五月生也。因名以菖蒲。菖蒲綾女。國讀同。故亦以阿綾呼之。是兒眉目清秀。生未數月。而不苟叫啼。莊靜溫雅之態。完然可悅。見之者。莫不奇而愛之。歲十一月。暴得疾。三十日歿。嗚呼痛哉。吾之久居於江都。所交游。多天下之士。故所延之醫。亦皆天下之選也。而不能拯。命矣。江都寺院。葬地極狹隘。窆後數歲。動有遭掘擾者。吾深懼之。乃歸藏於松城蓮乘寺內之先塋。以其殤故。惟硃書諸磚。以誌其壙。如此。

祭文

祭宮尾溫卿文

天保五年七月

天保五年甲午七月。佐久間啓。聞溫卿之訃。幾日。迺割心致哀。遠托親友山寺。

常山謹告于溫卿之靈。嗚呼傷哉。溫卿吾見其秀也。而終無見其實耶。世方馳驚於小慧私智。而不復知有斯學矣。閒有有志之士。亦惟晨星之落落。而未見其能耀大。而溫卿獨奮傑於僻壤之中。以穎敏之資。講明正道。遠邇秀者。毗賴而興起。蓋亦不尠矣。又夙嗜軒岐之術。多所自悟。老生碩師。未之及。精者。溫卿既得之於其心。驗之而無違焉。則其期遂以是興一家。誠其宜矣。雖或亦嫌於爲名。而察其心事。正在爲其父祖。而振揚其家聲。則固孝子順孫之情也。而可謂之有他乎。世方植私貪利。縱媚嫉而究詭險。而溫卿獨誠實忠信。樂善好德。思以榮人之能也。而不自知其身之爲辱。謀以濟人之困也。而不自知憊窮之萃於其身。嗚呼。若溫卿。蓋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其心休休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也。樂分施而恥積藏者也。此豈獨今之時而不易多見。將古之記牘。亦未數數載也。嗚呼。今歲其何歲也。春而宮本櫟齋亡。夏而今井寒泉歿。今初秋也。而溫卿又復棄我而逝。吾安歸其咎乎。天其或者實無意於斯世與道乎。

胡其善類之難植而易凋。善人之難成而易殞也。抑彼蒼之所好惡。與此民不同耶。將此民之生於偶然。而天亦無主宰於其閒耶。嗚呼傷哉。嗚呼傷哉。予少年客氣。嘗見世道之衰薄。士風之萎蕪。乃憤激以謂。如此則何以爲君之腹心。如彼則何以爲國之幹屏。因不自量。夙夜彊勵。唯以忠直剛毅爲志。以興文武之道。矯振弊風爲務。而卒亦未知微力之不可得而爲也。性又倨野。不能屈下於人。屢戾忤貴權。終陷廢錮之罪。以此市朝之閒。舉若仇讐。口舌無數。煽騰相攻。當是之時。其所久與游。亦遠去而不復顧。獨其終始弗渝者。溫卿四五輩之外。眇乎其寥寥也。而溫卿之於予。其趨異而異焉。非苟同於予也。同而同焉。非苟異於予也。然而原其歸焉。快然而合。融然而同。冥然而契。不知溫卿卽吾耶。而吾卽溫卿耶也。則相知之深。相信之篤。能復有溫卿若焉者乎。而今不圖聞其訃。其爲哀痛何如哉。去歲冬予之東遊。入佐藤先生之門。溫卿亦私助其志矣。上塗前一日。訪其廬而告別。溫卿曰。君質厚而氣豪。銳然有志於家國。今方

就學明師。其能專心致精。則奚憂其不成。其或不成。是亦不爲而自棄也。使君而無志。則已矣。今君既已有志矣。而亦容有終於自棄乎。吾亦有志於斯。醫益精。其所未精。愈研其所未研。自成一家。而待君之榮歸而已。嗚呼。孰謂此時之別。竟成千古之永訣耶。自予入師門。未經十月。亦幾有所益矣。則將積數年而後還。與溫卿握手一室。敘其所嘗修進。以求質正。此亦人生之一快事。而溫卿今則亡矣。嗚呼。傷哉。雖然。今封內鄰境。誰不知東福之邑。有宮尾溫卿者。爲善良之彥。且因溫卿之德而生焉者。藉溫卿之惠而脫窮困焉者。憑溫卿之術而免死焉。遠患焉者。比比則不止。今時而稱其名。將傳之後。昆而不泯也。然則溫卿其既有實矣歟。彼黃髮台背。與夫木石無別者。又何可勝言。欲得如溫卿一日之生而死。亦豈能之乎。則在溫卿。乃可謂無憾矣。獨斯學之失助。而亦不及見其志之大成也。則吾安能以無悲傷乎哉。嗚呼。溫卿言在吾耳。溫卿志在吾心。將滋修吾學業。以求有益于君國。期終不負知己之志而已矣。溫卿其有靈。

庶幾能發吾之昏蒙。而救吾之情竄耶。山河悠遠。靡由走慟。臨文嗚咽。淚下如雨。山寺常山。於予太款。在溫卿亦親善也。故今以此囑之。布告予衷。溫卿有知其尙聽之乎。辭有盡而哀無窮。嗚呼傷哉。

祭心越禪師文

嗚呼越公。歸我而留兮。興此廢音。弘厥傳兮。惠後之人。我思公兮。不禁揭遺影兮。致悃忱。秋風咽兮。鬱閭柯之杳林。瀨淺淺兮。石鳴蟲啾啾兮。哀唵俯而聽之兮。若聞公之琴道之同兮。異方且親。心之契兮。曷云幽明之古今。我拂朱絃兮。寫茲心。魂髣髴兮。其降臨。

祭中村平崑文

嗚呼平崑。年甫十八而亡耶。曩予之在茲土。大人以文學締交於予。遂託予以子。子時八歲。資質溫厚。不妄言笑。舉動知思。殆如成人。方其肄業。僂俛盡力。有羣童相戲於側。泊然似不聞知者。予深愛重。以爲奇特。予以君命北歸。子年十

礦藏者為第一
諸礦者湧起
二礦者湧起
山火者湧起
絕野之底一
本魚野川南
其廣一作甚
富一作致謝
祭一本致謝
作一本致謝

而下。十八日。果得諸金之礦於絕壑之底。所出甚廣。當大利于公也。於戲。茲山廣袤彌百餘里。峯巒列峙。溪谷錯流。遽入其中者。不可辨。識東西。而啓入山僅二日。大得吾所求。豈獨啓之力哉。抑亦神之靈也。不可以不報。迺下山之三日。寅具白雄鷄二隻。清酒五樽。以祭於神。惟神有靈。尙饗。

年譜

神溪佐久間府君年譜

天保五年十一月

府君諱國善。字之祥。稱一學。神溪其號。一字淡水。本長谷川氏。松城世臣。千助君諱善員第二子。而原其胄。寔越後名將下野守齋藤昌信六世孫也。同班彥兵衛君諱國正。乞為嗣。因冒佐久間氏。佐久間氏之先。出於高望王。為平姓。居相模之三浦郡。為三浦氏。其別子家義。當鎌倉之盛。居安房之佐久間莊。繇是遂氏焉。後數世從織田氏。有武功。入大朝。仲叔封侯。仲世為信濃飯山城主。叔世為長沼城主。彥兵衛君之考。曰三左衛門君。實長沼大老岩間又兵衛君之

佐久間氏略
譜並長沼
佐久間氏系
圖何れも家
義を家村に
作る。

次子。元祿間。長沼侯因事國除。乃委贄於松城。而以其祖母為飯山侯家之出。遂從其姓。是為松城始祖。府君氣宇曠朗。行止偉岸。少言語。通文武學。尤精易道。殊邃劍術。志在經濟。而深恥自售。以故久不為世用。逮晚年。籌策一行。功德永見。然其充實之美。非一事一功之可稱。俾之蚤得其志。大顯於用。則其所利濟。豈可勝道哉。府君不喜文飾。專務躬行。自少壯時。以忠誠淳厚自飭。至晚年。朝野稱宿德之良。必以府君為首者。非私譽也。凡其嘉言懿行。足以貽於將來矣。譜具左方。

寶曆六年。丙子春。三月五日。甲子。府君生。父千助君。好學善書。稱於一時。母萩原氏。有賢德。其身子必慎動作。常居靜室。焚香讀經。既乳。稍能食。視以毋誑。少長。飭勵甚嚴。有或過失。輒搢擊不少貸。府君自幼穎悟。孝友謹篤。能副成其賢父母之志矣。
明和三年。丙戌。府君十一歲。納贄於岡野元韶。受句讀。一過無遺。元韶疑其既

讀也。試諸他書。皆莫不然。於是。大稱其材。

明和六年己丑。府君十四歲。從八田流水。學卜傳氏之兵法。至於忘寢食。是年。始冒佐久間氏。

明和七年庚寅。府君十五歲。九月初謁于天真公。

明和八年辛卯。府君十六歲。正月生母萩原氏卒。

安永四年乙未。府君二十歲。先是。八田流水物故。府君又從矢島頂水學焉。是年學成。悉傳其奧祕。時佐久間氏家道窮困。府君每疲奔命。友人窪田子成。謂府君曰。以子之才。圖功名於四方。何憂其不達也。何乃自苦若是耶。府君曰。吾非不知之。然吾有父母矣。焉有棄父母之命。而可獨利其身也。縱吾得封侯之榮。我不忍爲之矣。聞者服其誠孝。

天明元年辛丑。府君二十六歲。春。娶相澤氏。是年舉一女。秋九月。彥兵衛君老。府君嗣。十二月入郎署。當時士風輒熟。無復義烈之氣。府君夙蓄矯張之志。剛

介勵行。每面折人。不以毫髮假借。同署憚畏之。府君嘗在江都。從兄某等。請府君出遊。給至娼家。府君無奈何也。及宴罷。各入房。獨兀坐達旦。其勵行類如此。

天明三年癸卯。府君二十八歲。六月女千代夭。

天明五年乙巳。府君三十歲。春三月。彥兵衛君卒于江都。君既致仕。遊覽於江都。是月得疾篤。報至。府君驚駭。卽日就途。二日夜而抵。則君已卒。

天明六年丙午。府君三十一歲。女逸生。

寬政元年己酉。府君三十四歲。二月爲世子親信。四月假兼常侍謁者。先是。天真公有命。使諸臣各言其所見。府君乃上封事。公器之。因有此命云。是年。世子肇學劍於府君。府君每執技事。以規諫。盡心將匡焉。作詩曰。操心宜與古人期。相照同明無有涯。俯仰乾坤皆我道。思之不得百思之。府君始爲享保之學。頗究其說。後讀程朱之易。忽然醒悟曰。道在此矣。卒棄去舊學。專尸祝於伊洛諸賢焉。嘗因好易。精研占筮。所言多驗。人較稱神異。久之。又悟曰。此非至道也。遂

不濫試其術。務體諸己。

寬政七年乙卯。府君四十一歲。出妻相澤氏。

寬政八年丙辰。府君四十二歲。秋九月。千助君卒。君嗜酒頗多飲。動窮於其費。府君欲使其無憾。而生理不豐。遂自罷飲。舉其貲。盡給于君。以終其世。

寬政十年戊午。府君四十四歲。八月爲眞。

寬政十二年庚申。府君四十六歲。五月改後房令。

享和元年辛酉。府君四十七歲。五月免後房令。府君曾與國老某氏及中謝某不相善。至此陰爲其所中云。始府君之在公所。公深信重之。既免。卒亦不遺忘。時發于夢寐。後語府君曰。嘗夢微行某地。惡少年數輩。狀貌兇獍。當路而不避。意甚惡之。忽見一學府君通稱從後。心思則安。

享和二年壬戌。府君四十八歲。府君性有巧思。其所制作。每出驚人。先是歲星入井。府君有感焉。則欲製活潑井。以利民事。去歲以來。在閑散。且暮致思於此。

此の年神溪
先生四十歲
に當る。以
下文化八年
迄一歲づつ
計算違なり。

活潑井器名。能激揚止水。致之高所。蓋府君之創意云。十二月再入郎署。

文化元年甲子。府君五十歲。元旦賦詩曰。蟄守靈淵望紫微。存身養德待天機。自珍吾匪池中物。時至起雲行雨飛。府君數丁困厄。屯遭轆軻。人所不堪。而處之恬然。益累牢鍊之功焉。常語人曰。備嘗艱難。揣摩於人情時變。然後學問始進矣。

文化二年乙丑。府君五十一歲。五月女逸亡。八月納妾荒井氏。寔啓母也。性慧敏善助家政。

文化五年戊辰。府君五十四歲。頃年魯夷猖獗。松前上變。聲勢相逮。物情洶然。於是於賜邸之南。勸建蒼龍之軒。大集生徒。講演武技。曉而至。暮而散。日數十百人。三月女蕙生。荒井氏所生。

文化八年辛未。府君五十七歲。二月子啓生。昔年府君在江都。遇相者聞其言。往事皆徵。乃曰。志願可達。獨恨無嗣子耳。府君曰。象相本無形。吉凶皆在我。我

五十六歳の
誤

將以索我嗣也。至是果舉啓云。府君性仁惠。好周人急。見單窶者。必思賑給。一時儲財爲之空。亦不以爲念。又衣服器用。與親戚朋友通之。有取而不還者。遂不復顧。長谷川某。府君從姊之子也。嘗爲司金。坐贓家幾滅。親戚莫之能償。府君深憫之。貸人十金。捐之以徇焉。親戚愧恥從之。其家遂得不絕。其救濟之勇。皆此類也。教啓讀書。訓董諄摯。每言曰。汝不能務博觀善文辭。非吾憂也。不能爲篤實君子。是吾憂也。又曰。積誠可以交神明。學不足以交神明。皆俗學也。又曰。不能克己者。是天下之至弱。

文政七年甲申。府君六十九歲。八月爲侍書兼主書令。公召見府君。言欲用之意。府君辭以衰老。公不聽。翌日乃有此命。

文政八年乙酉。府君七十歲。監築城背防水壩。委任甚至。公在江都。土功事無巨細。決於府君。大朝之制。城主不得濫修其要害。我之土功。雖世得其允。有司有尙抱不安者。互建異議。府君諄諄諭之曰。諸君勿以爲念。他日萬一有朝譴。

老夫當身抵之。爲國家釋之耳。無復煩諸君也。由是衆議始止。松城舊爲山本道鬼之所構。背筑摩川。以爲形勝。眞常公之世。以其數爲秋潦所衝。遷川道於西北半里外。爾後形勢大損。而水害亦不必免。今公襲封。深以爲憂。欲築長壩於城背。以備水潦。且以補形勝之缺。謀之府君。府君乃進策。效周文爲靈臺。沼旣而封內之氓。果翕然裹糧而至。樂而攻之。日或千餘人。度築之聲。聞于野外。府君日著草屨。與衆執畚鍤。不避寒暑。拔木決水。躬必先之。是以衆徒莫不相勵而趨爲之。啓與母懼其或過勞得疾。請少自緩。則曰。身不自勞。可獨勞人耶。遂不從。

文政九年丙戌。府君七十一歲。三月女蕙適北山氏。

文政十年丁亥。府君七十二歲。二月患中風。蓋齡已高。勤勞過節。故有所損傷也。四月疾愈。是年土功畢。自始役至此。蓋三年矣。上無費財。下無怨言。其爲壩也。高若干。厚若干。長若干。儼若天生地作。害息形足。永世賴之。實公之盛德。而

府君之碩勳也。然而謙沖不自居。歸功諸有司。預事者。及其獎行。受絮袍一領。而止。

文政十一年戊子。府君七十三歲。冬十月致仕。子啓嗣。府君嚮時。意構活潑。井。既得其機樞。未及造之。會有土功之命焉。致仕後。又圖爲之。而財用不給。以故不復果。洎府君就世。其訣終泯。可勝惜哉。

天保三年壬辰。府君七十七歲。秋八月二十日。子初刻以疾終。其病在箕。體貌安閒。不異平日。若十九日。晝閒數命酌。最後微醺。顧啓等笑曰。任自然爾。怡怡如也。其臨終高風。世之所希觀。所謂視死若歸者。殆是歟。嗚呼。其涵養之深。於是亦可見矣。天保五年甲午十一月日。孤啓謹撰。

雜

嘉永四年九月

彌利堅棋譜

此戲劫於彌利堅。嘉永辛亥秋遊浦賀。聞之土人。頃年彌利堅舶來。舶中人

好爲此戲。予得其一端而玩之。有深契於用兵之術者。故演而作之譜。象山外史。

體制第一

枰之形方。存道於地。路之經緯各九。用數於天。子之式上圓下方。取象於人。洋兵結伍之法。以三爲率。故子之數。又以三爲率。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三。皆可用矣。倍而二之。賓主分焉。

布子第二

布子一如陣法。直衡正斜。斷續離合。因時而爲之。故賓主之勢。不必若一。至其運子。則賓主迭之也。

行道第三

子之行。必避四正四隅。詭道也。上下左右。皆可開一路行之。一奇一正也。

主客第四

我動而進。敵安而當其行。輒反而用之。其行之所達。遷延轉回。窮其所盡而止。敵不得動手。我安而敵動。亦如之。然惟可一路進取。不許枝出剽掠。

用智第五

靜而相持。不能相制。必有動焉。而後可能制人。然審明去留。推測虛實。無食其餌。存以爲援。是知者所尙。

心機第六

夫動者恆勝。制人也。安者恆負。制於人也。勝而不殺仁也。反而用之。知也。必以全爭於天下。計之得也。以神運知。原始要終。予而奪之。存而絕之。縮而能盈。死而復生。轉禍爲福。反敗爲功。此不可以言傳而述示也。惟在悟者自得之耳。

礮

卦

礮理を易象に擬して述べたるものなり。先生嘗て曰く「宜會東西言以作一家書」と。此の著其の抱負の一端の現れと謂ふ可きものか。嘉永五年十月成る。當時先生其の出版を幕府に請ひしも許可せられず、翌六年熊本藩の門人莊村助右衛門同莊林某と共に藩地に於て私にこれを鐫せんことを企て先生に謀りしも先生思ふ所ありて諾を與へず、後又安政四年に至り佐倉藩の門弟齋藤碩五郎再び之を企て先生意に之を欲したれ共前に莊村等に許さざりし關係上端的に之を許すこと能はず、遂に頓挫して其のままとなりたるものなり。本文原稿は長谷川五作氏藏の版下本に據れり。但此の本には敘文を缺けるが故に他の寫本より異なる兩様の敘を補ひたるものなり。

敘

予之先君子淡水先生好周易。每夕讀之。必畢一兩卦。而後就寢。故予二三歲時。既能耳熟。誦六十四卦名。稍長。受漢宋諸家易說而讀之。潛玩之久。乃若有得其要領焉。頃日與門弟子講新礮法。其術政與易理相發。躍然有不可言之妙。於是遂演爲礮卦一篇。旣以自警。且以示同志。俾無蹈危厲之地。而自取其咎云。嘉永壬子陽月。象山平啓。書于求是室。

敘

予之講新礮法於江門。生徒稍稍盍簪。或有問於予曰。古者兵器。以弓矢爲尙。豈非以他兵弗能格耶。自銃礮流傳。致遠破堅。摧鋒陷陣。弓矢失其所長。廢之可矣。獨疑弧矢之利。聖人著諸大易。而今不足以威天下。後世蠻方創見之器。反可以警內以畏外。則聖人之知。果有所未周。而荒外侏離之氓。其才亦有所高於聖人歟。抑擬礮於易。何卦當之。予曰。聖人有作。順從風氣。不先天以開物。

各隨時而立政。結繩以治。弧矢以威。無非隨時焉者。當今之世。微銃礲。不足以制馭內外。聖人豈違時乎哉。周官司馬之屬。有蠻隸。夷隸。貉隸。各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亦可以見聖人大智。固有以資用外國之利器矣。如其易象。則弓矢。睽也。礲亦睽也。時冬夜寒烈。予與客憑一爐。予乃爲畫爐灰。以指示其象意。客稱善不已。更請筆之書。予亦欣然領之。遂演爲礲卦一篇。吾黨爲礲學之士。苟得此而玩心焉。則庶乎其可以無大過矣。至其果有益於家國否乎。則予所不敢知也。嘉永壬子冬十一月。象山平啓子明。書于江門所居求是室。

礲 卦

象山平啓 又大星 字子明 著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達人物。橫四海。亙古今。而無有乎不準。無有乎或違者也。故未有卦畫之前。所有之物。其象固存乎易。已有卦畫之後。所有之物。其象亦存乎易。見易而制器。卦固未始不備其象。未見易而制器。卦亦未始不備其象也。礲之爲器。近古起于西洋。天文以後。漸盛於我。頃歲新礲法。來自荷蘭。器之製。用之具。術之法。至是而益精。斯器雖後出。求諸易。其象與理。蓋既具于睽卦。觀其象而玩其理。不惟器之體用。術之終始。與夫學焉者之利害得失。視諸掌上。國家措置用舍之義。人心向背通塞之幾。炳然昭著。如望日星。斯可以見易之妙矣。易中直以物爲卦名。而繫詞者二焉。曰井。曰鼎。今用其例。姑以睽爲礲卦。而別繫之詞。更作傳義。以發其意。如左。



團爲卦上離下兌。所以爲礲。則取於其象。取於其義焉。取於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後者爲尾珠。次者爲當。二實相重。堅壯其當之象。中有孔。火門也。對橫焉者。肘也。上虛者。口也。更實其上。強固其首之象。是非礲乎。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上腹中虛。下開一口。厚當以固之。亦非礲乎。取於其義。則火發於金口也。火有飛之義。口有吐之義。爲放發之象。洋人謂礲曰^{ヒウ}兒蒙^モ礲。兒。華言火。蒙。華言口。卽火口也。稽諸卦象。冥如合符。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洵不誣矣。

礲。貞厲。君子吉无咎。

團礲。本睽卦。睽。乖異也。上離之火炎上。下兌之金下墜。性情相反。又卦除初九外。餘皆不當其位。故所欲爲。多違異拂亂。不得如意。且礲之爲器。兵之佳者也。兵愈佳則害人愈多。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礲之德反之。乖異之大者也。所以雖正亦危矣。然卦才之善。可以合睽而濟事。乃君子之道也。故爲礲學。

者必君子。則得吉而无咎。蓋有吉而不免咎者。有無咎而不得吉者。吉且无咎。乃完善也。

象曰。礲。睽也。火輕而上。金重而下。二物之性。睽而不相濟。故貞厲。

團是釋卦義也。火之性輕疾而炎上。金之性重遲而下墜。二物之性。違異而不相濟救。固爲睽義。火則厭之。金則飛之。宜上而下。宜下而上。亦爲睽義。凡礲之事。莫不以睽爲用。雖正而不免危。蓋由此也。

內說順而外文明。柔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君子吉无咎。

團是釋卦才也。兌說順也。而爲貞。離文明也。而爲悔。故爲內說順而外文明。內說順者。優柔厭飫。而心不戾於理也。外文明者。學術足於中。英明發於外。能審利害之機。而不蹈危厲之地也。六五以柔居主位。有說順文明之善。又得中道。而以剛爲用。可謂君子矣。是足以合其睽而濟其事。吉而无咎。不亦宜乎。

「不敢慢易」
の「下」に「其」
小心慎密若
是「一」の七字
を補ふ。

不敢慢易。所以亡其悔也。若乃昏於其理。而不得其道。怠於周顧。而少於畏懼。有一於此。敗禍立至矣。其能免於悔乎。

象曰。九二悔亡。敬不怠也。

團九二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知之而猶未知。能之而猶未能。敬慎之心。不少懈怠。是以其悔得亡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焚如。死如。棄如。

團以柔居三。才不足而志剛者也。故濫惡之器。以爲得精。醜拙之技。以爲得巧。如盲眇之見不明。而自以爲能視。跛躄之行不遠。而自以爲能履。其剛愎粗暴如此。而操火礮危厲之技。必罹焚燒死亡之禍。而爲明智者之所棄絕。其凶不待言而后知也。故不言凶。

象曰。眇能視。跛能履。不可以有補也。焚如死如棄如。其禍自取也。

團剛愎自用。則不能取人爲善。人亦不能親近爲補。平易之事。無補或誤。況

危厲之技乎。其焚燒死棄。乃自爲之。抑咎誰也。

九四。有善。大其舟。利用禦寇。用征伐。

團貞內也。故繫以學者之事。悔外也。故繫以天下之務。四。大臣之位。今以九居焉。有剛柔不偏。文武兼濟之象。能當天下之任。而爲天下之備者也。司馬法曰。人習陣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是也。言人皆習戰陣之利。極盡器之精。以豫備之。有得天下之善計也。舟者。與礮相須而爲用。故雖有其舟。其礮不精。不足以盡其利。雖有其礮。其舟不大。不能以成其用。今礮精而舟大矣。貪暴之寇。安得闕闕於我乎。其猶有不率服者。則利用以征伐之。蓋兵法以守攻。以攻守。其力適足以攻伐之。故雖有強暴之國。亦顧望畏縮。不敢啓其釁矣。若其不使人備己。而已獨備人而已。則勢分氣屈。而其守禦亦不固矣。何能稱雄於天下哉。

象曰。有善。思鄰戒也。

團鄰指三也。三之暴慢自是以取禍患。猶如滿清不講西洋礮艦之術。率然與英夷連兵。屢致大敗。貽天下之笑。四能思其戒而知懼。防禍亂於未然。可謂勝大臣之任矣。

大其舟計之得也。

團既盡礮之精。又造大舟以佐之。國之上計也。戚繼光曰。我船高大如城。而倭舟矮小。故乘風下壓。若車碾螳螂。設使倭舟其大亦如我船。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反而觀之。利害見矣。

六五革故以新。已日乃孚。終用譽命。

團六五文明得中。以居尊位。勢柔虛已。而得二四剛陽之賢。凡在下者。莫不說服。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夫事之粗糲而不可用。與經久而弊壞。皆宜革而新之。然變革其故。則人心所未能遽信。故雖明君在上。賢相在下。改爲之際。亦必詳告申令。至於終日。而後人始信孚也。革之而利於天下後

一、反而觀之、利害見矣、之得失而觀之、改む。

世雖欲其譽之不終。不可得也。

象曰。終用譽命。明功也。

團事之非者。不可飾之以非其非。理之是者。不可誣之以非其是。於其當革。斷然革之而不疑。所以致譽命也。非明睿之功。其孰能與於此。

上九。執其故。貞吝。

團卦本睽也。上九當其終事之乖違尤甚者也。而不中不正。又與六三之暴頑爲類。故自是自欺。執滯其故。而不能遷善。所謂正道之蠹賊也。而迷惑之甚。守以爲貞。豈不可羞吝乎。

象曰。執其故。貞吝。不知公也。

團所以執滯偏固。不舍其故。由不知公道也。若使之知公道。則必舍故就新。而不至於可羞吝矣。故學尙致知。

傳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非其非、非其是、非其非、其是、非其非、虛字、の、嘉、永、六年、二月、嘉、永、七年、二月、宛、手簡、

圍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反戾睽乖。以取其勢。斃人於百步之外。古昔之兵。莫利於弓矢。

後世知者。易之以礮。鑄金爲彈。合藥火之。碎堅及遠。以示有備。外邦以畏。中國以肅。蓋取諸睽。

圍鉛鐵。亦金也。礮之睽乖取勢。與弓矢同。而其猛烈奮迅。非弓矢之可比。當今之世。非斯器無足以威服內外也。

礮卦後記

以易卦別命名而繫詞。自宋元卽有之矣。輟耕錄載輶吝等卦。是也。然皆出於文人一時之巧思。而與易之觀象而繫詞者。全然不相類。且易之象象。句皆有韻。而是則闕然焉。彼方文士。擬其古經。作之文字。而尙不識其體製。殊爲可笑。今予所爲。其可韻者。悉用古韻。至其所繫之詞。亦無一字不寓其象。如初九習有素。九變爲八。初至五。體習坎。故爲習。素。白也。物之質也。有從前之意。兌。正秋

之卦。其於色爲白。易中曰素。曰白。皆取於兌。履之初九素履。取於下兌也。賁之上九白賁。取於兌位也。此曰有素。象同於履之初九矣。志者。陽剛之在內者也。美者。兌之悅澤也。如九二。上有離日。以中應之。晝日也。二變爲震。震爲大塗。而當其中。中道也。夔夔。愬愬。皆震雷驚愕之象也。離爲火。火主禮。禮者敬而已矣。又震有修省之意。故爲敬不怠也。如六三。互離爲目。下兌毀之。眇也。又按說文。有目不相視爲睽。謂上離互離。原有兩目。而四爻閒之。而爲睽。則此卦本有眇象。震爲足。兌上具震之半體。此爲不全之足。跛也。又卦自大畜來。互震之足。易爲坎。蹇亦跛也。三居離中。焚之象。又在兌體。兌爲澤。離火入兌澤。爲澤水所滅。死之象。離火飛升。兌澤流下。互相睽離。而三當其際。而在下。棄之象。不可以有補者。兌上缺也。禍者。互坎多眚也。自取者。艮手之位也。如九四。離爲美。故曰有善。與離之六五曰有嘉正同。離爲舟。上離互離相連。方舟之象。然中間有互坎。坎爲寇。爲隱伏。不免有寇賊出沒於舟閒之象。今九變爲八。二至上。成大離。而

一故以新之也
下兌之離火
鑄而新之也
鍛而新之也
下兌之離火
鑄而新之也
金之離火
之離火
也離火
火之離火
金之離火
人回下近
火多在金
是其象也
改其也

坎寇從坤土。是為造大舟而寇賊竄跡。仇敵服從之象。故曰大其舟。利用禦寇。用征伐。三與四相接。即鄰也。防患曰戒。離外剛。有戒象。坎為心。思計。皆心之用也。四巽位。巽為近利市三倍得之象也。如六五革故以新。兌金之鑄敗者。離火鍛而新之也。離下兌上之卦曰革。革者兵也。離火鑄兌金以為兵也。兵者革也。順時而更革也。用兵之要在去故而擇新也。劍昔用銅後用鐵今則刀鏃昔用石後用銅今則鐵昔之戈戟後世不用今之銃槍古昔所無。是可見。此卦又離與兌。故又有此象。猶之噬嗑與豐。同震離之卦。而俱有刑獄之象。離為日。為孚。而卦有二日。五處其終。故為已日。離美變為乾。乾虞氏易為嘉為好。竝譽之象。又有互巽。巽為命。即譽命也。離為文明。而五當君位。故曰明功。大傳曰三與五同功而巽位。三多凶。五多功。是也。如上九執其故。故者兌金之經久而鑄敗者也。蓋指三也。離火當革之。而反執之。何也。離變為震。震倒艮也。艮為手。有執之義。上九在睽乖之極。故為反戾執之之象也。離日懸天。無所不照。即公也。而上當其戾而又兌位。兌為西。為澤。有日沈虞淵。

昏黑不辨色之象。故曰不知公也。此數者。乃予所以繫詞之大略也。初傳中欲釋此意。而感朱子燭籠之喻。遂別筆記以附于後云。

文

稿

全集編纂の際、安政三年以後の文及び其の以前
の作にして謄稿より漏れたる文を輯め、文
稿と名づけたるものなり。増訂版には更に
二十二文を増補したり。

象山先生文稿目次

賦類

櫻 賦……………九

觀 櫻 賦……………六

擬 騷 星巖居士。有隱山之意。象山平子知之。乃歌楚聲以畱之。……………七

頁

序類

春秋辭命準繩序……………六

品題家藏漢碑序……………九

天石硯銘并序……………三〇

賀矢澤國老生子詩并序……………三

磐溪詩鈔序……………三

功課簿序……………三

送檀宇林先生序……………三

記類

和田生字敘……………六

贈羽倉簡堂……………七

贈久保平甫……………七

贈八田子靜……………六

記化石……………六

遊梅墅記……………三〇

惟有蘇齋記……………三

演砲雜記……………三

記治病……………三

又……………三

又……………七

佐良志奈神社石表記……………三

文 說……………五

恕堂說……………五

迅發擊銃說(示諸文と改題し
題跋類に入る)……………五

題跋類……………五

書常陸帶後……………四

書饒臨川墨蹟後……………四

書柳泉恩田君肖像後……………四

書柳泉歌集後……………四

書自畫山水後……………四

又……………四

書自書後……………四

書拓本款冬葉後……………四

書先君子神溪先生遺墨後……………四

書海國兵談之後……………四

書紀公遺墨……………四

題項易庵畫冊……………四

題一齋先生遺墨……………四

題古鑑……………四

題先考所匾聚星二大字……………四

題磐瀨華沼書卷……………四

題楠公像……………四

題椿椿山畫……………四

題先君子淡水先生詩後……………四

題龍田生像生通稱
女道……………四

題漢碑後……………四

題磐瀨華沼書後……………四

題自詩後……………五

題米帖……………五

題自畫授百瀨壽山……………五

題自書後……………五

題十二朋獨野戰砲圖……………五

跋宇宙記……………五

跋毛西河真蹟……………五

跋十七帖……………五

又……………五

跋華山西施浣紗圖淨稿題跋部跋李太白
詩と同文につき削る……………五

跋唐宋八大家法帖所載魯公筆……………五

法十二意……………五

跋古事記傳……………五

楊孟文石門頌跋……………五

跋漢碑……………五

又……………五

跋顏魯公家廟碑……………五

跋爭座帖校本……………五

跋顏魯公爭座帖……………五

又……………五

又……………五

又……………五

又……………五

跋懷素帖……………五

跋林緯乾墨蹟……………五

跋米帖……………五

跋劉中使帖……………五

跋攀雲閣帖……………五

跋停雲館帖…………… 六五
 顏魯公三表稿帖跋…………… 六五
 項易庵畫冊跋…………… 六六
 漢孔君墓碣跋…………… 六七
 又…………… 六七
 又…………… 六八
 魏百官勸進碑跋…………… 六八
 跋菱湖書…………… 六九
 跋自書…………… 六九
 又…………… 七〇
 跋自書神號後…………… 七〇
 跋三神鏡…………… 七一
 跋佩刀…………… 七一
 跋痧脹玉衡書…………… 七二

畫石跋…………… 七三
 跋贈勝義邦礮卦…………… 七四
 跋阿片始末…………… 七五
 讀今川氏壁書…………… 七五
 記砲制…………… 七六
 題晴山寫生芋花…………… 七六
 題大槻磐溪蘭畫…………… 七七
 題臨孟頫畫…………… 七七
 題孔夫子畫像…………… 七七
 題合作畫…………… 七八
 題二十拇人砲圖…………… 七八
 示諸友…………… 七八
 鎌斗考…………… 七九
 題蘇東坡像…………… 八〇

加藤士遂所寫天文圖卷跋…………… 八二
 跋石韞玉魯公三表稿跋…………… 八三
 書竹叢軒遺稿後…………… 八三
 跋停雲館摹勒子昂帖…………… 八四
 跋陳老蓮九歌圖…………… 八四
 題紅蕉館帖…………… 八五
 題酒井雪谷筆孔子觀宥坐之器
 圖…………… 八五
 跋侍從公靜古軒三大字…………… 八六
 賴三樹代書梁公圖答木內清卿
 帖跋…………… 八七

尺牘類

與立田靜山…………… 八七
 復羽倉君附羽倉簡堂書牘…………… 八九

慰澁谷酒侯…………… 九〇
 與士固…………… 九〇
 與小林炳文…………… 九一
 慰子存…………… 九一
 與子存…………… 九二
 復子存…………… 九二
 又…………… 九三
 又…………… 九三
 又…………… 九三
 與鹽野宜邦字子儀
號筑水…………… 九四
 又…………… 九四
 又…………… 九五
 又…………… 九五
 又…………… 九六
 又…………… 九六

又.....	七
又.....	七
又.....	七
答常山.....	七
與須田澹山.....	九
與鎌原輔三郎.....	九
與勝海舟書.....	九
與菅沼旭齋.....	一〇
呈長野豊山君書.....	一〇
復飯島紀郷.....	一〇
呈桐山先生.....	一〇
贊類	
神后贊.....	一〇
聖像贊.....	一〇
鳥居勝高贊.....	一〇
石 贊.....	一〇
望月翁贊.....	一〇
正誼館恩田君遺像贊.....	一〇
金兒雪庵先生贊.....	一〇
白井翁像贊.....	一〇
大久保喜八真贊.....	一〇
霞峯林大輝像贊.....	一〇
大輝畫岩石贊.....	一一
炎帝贊.....	一一
邵康節先生像贊.....	一一
碑類	
力士雷電之碑.....	一一
山極高明退筆銘.....	一一

雜

象山書院學約.....	二四
增訂荷蘭語彙例言.....	二六
春秋辭命準繩例言.....	二六
臨清社會約.....	二九
虎狼病治驗一則.....	二〇
鑑 銘.....	二三
硯 銘.....	二三
寬卦并引.....	二三
雜 言.....	二五
又.....	二六
懷煙嵐勝處.....	二〇
二十歲文稿.....	二〇
藤田五美誄并序.....	二〇
奉送鎌原先生之江都序.....	三三
與金兒子讓論印文書.....	三三
呈桐山先生.....	三三
送菅沼子之江都序.....	三四
呈鎌原先生.....	三四
復林掌教.....	三五
呈桐山先生.....	三五
祭岡野先生文.....	三六
岩鼻記.....	三七
鳳山禪師文稿序.....	三六
呈恩田賴母書.....	三六
駁仁齋東涯.....	三六
伯母哀辭.....	三六
呈鎌原先生乞齋記書.....	三六

藏古書畫者說……………一四
 與山寺源大夫……………一四五
 不孝……………一四六
 精誠……………一四六
 呈鎌原先生書……………一四六

萬延元年閏三月

賦類

櫻 賦

有皇國之名華。鍾九陽之靈酥。翳列樹之葦蕈。彈膠枝之交加。稟妙色於自然。煌妍茂而無瑕。冠羣卉而特秀。互終古而不差。故詠浪津於皇嗣。命開耶於邦媛。國舅忘老於染殿。王孫發感於渚院。既乃惠風微動。沖氣淑清。庶艸始綠。百鳥和鳴。於是紅苞舒榮。縹蘂吐芬。光色煜耀。肝蠻豐醇。颺丹霞之晴輝。散白日之景灼。滋鮮麗於晨露。斂絢采於夕曛。遠而望之。爛如卿雲垂翠微。近而睇之。璨如珍珠綴林陂。赫乎曄曄。焜乎猗猗。爾其帶雨罩煙。飈風嚮月。綢繆綉繡。縹緲髮髯。紛旖旎以陸離。郁晻藎而秘醇。既的礫以冰淨。復縈盈其如雪。至於閒松柏之葱菁。靚峯巒之嶮嶮。吐朱閣於遠寺。靄翠樓於高林。沿水流而蔚映。繞井閭而垂蔭。固千象而萬趣。羌難得而備譚。於是豪華公子。佳麗季女。瓌姿綽態。嫋都妖冶。曳綺羅於西林。步躡躡於東野。憾春光之不长。憐芳菲之易墮。折

縹蘂一本水
 煜耀一本枝
 燦一本飛
 曄曄一本
 作一本雜
 映一本蔚
 映一本蔚

織枝以相授。弄殘葩而心寫。若迺崇堂曲榭。騷友詞賓。尊貯冽醕。盤登素鱗。珍饋咸具。副薦畢陳。而嘉樹坐錦茵。金罍揮羽觴。巡奮藻思以闔麗。馳妙辭而競新。顧餘霞之散綺。埃雲月之飛輪。又有天涯遊子。深閨少婦。感和氣之細縑。驚陽節之喧煦。惜珍麗之徒芳。恨歸期之屢誤。羨黃鸝之耦飛。妬紛蝶之雙舞。陟夷岡以徙倚。憑華陰而搔首。望所思而不見。愴長唱而遠慕。更有慷慨之志士。倜儻之豪俊。睇芳野而大息。哀皇業之不振。臨奧關而仿徨。欽上將之烈駿。嘉高德之刊榦。題片言而暗進。雖忠誠之未報。永無慚乎王蓋。方華藥之盛時。知物候之流運。對落英之續紛。增感慨而自奮。是以都鄙尊卑。老少智慧。觀斯華者。莫不目愛而色悅。神感而情動。若其勝地所宜。則有寧樂故都。嵯峨嵐山。醜翻白河。小倉大原。與夫武之金井。總之墨川。此皆都人之所周覽。士女之所遊觀。逮于動磯。霞浦之澳。岐蘇足柄之巔。亦有慕名賢之風雅。足優獎而磐桓。夫何茲樹之奇植。泯景響於葳蕩。挺芬蕤於日域。攢壯觀於神甸。資豐壤之粹澤。

仿倣一本仿倣に作る。

應皇化之炳煥。寔儀光之獨異。空寓內而莫先。散譜類而夷考。豈桃李之足算。乃作頌曰。

貞樹徠服。育神州兮。受命特立。終不流兮。瑩潔無瑕。豈不可喜兮。窈窕自持。章天地兮。澹然不銜。嘉賓聚兮。帝宮神寓。無弗可兮。深林窮谷。膺天光兮。閱其無人。自芬芳兮。

櫻 賦

男格注とあれども先生の自注なるべきこと想像に難からず（文久元年松田宛手簡参照）乃ち参考のため附録す原稿は宮下幹氏藏有の寫本と山口勇雄氏刊行のものとを對校したるものなり

男 格 注

有皇國之名華。鍾九陽之靈餘。鍾、聚也。九陽、謂三春氣一。傳玄陽春賦、生氣方盛、九陽奮發。言櫻、泰三陽春靈妙之和氣一、所以爲皇國之名華一。隲、列樹之
 萃蕞、鞞、樛枝之交加。萃、布村反。鞞、祖本反。樛、典可反。○鞞、隱也。蔽也。萃、草木叢生也。朱子白鹿洞賦、山木萃、其光明美好、無二疵瑕可一レ指、自然而然。故曰、稟、妙色於自然。冠、稟、妙色於自然。煌、妍、茂、而無瑕。稟、資上聲。煌、胡光反。○稟、受也。煌、光明也。妍、好也。美也。茂、亦美也。其光明美好、無二疵瑕可一レ指、自然而然。故曰、稟、妙色於自然。冠、羣卉而特秀、互終古而不差。卉、百草之總名。互、竟也。終古、猶二永古一。離騷、吾焉能忍與一此終古。差、外故詠浪津於皇嗣。詠浪津者、謂三韓人王仁詠三難波津歌一也。仁德帝未レ踐レ祚時、在三津國難波宮一。與二宇治皇子一讓弗レ嗣、空レ位三年。於是王仁上レ歌以諷。歌中所レ云木華、即櫻也。萬葉集有レ據焉。其謂三梅

其豔麗清新，而顧餘霞之散綺，踈雲月之飛輪。餘霞，晚霞也。綺，文綺也。釋名，綺，絞也。其文設邪，不與華相下也。謝朓詩，餘霞散綺。言歡宴賞華之興未盡也。又有天涯遊子，深閨少婦，感和氣之網緼，驚陽節之暄煦。網緼，本亦作氣也。易，天地網緼，萬物化醇。陽節，謂春也。暄煦，又日光也。惜珍麗之徒芳，恨歸期之屢誤。羨黃鸝之耦飛，妬紛蝶之雙舞。珍麗，謂櫻華也。皆是夫婦久別之感，所不能免。陟夷岡以徙倚，憑華陰而搔首。望所思而不見，愴長喟而遠慕。夷，平也。夷岡，山脊平易者。徙，遷移也。倚，立也。愴，與忼同。惆，他歷反。與，假同。惆，坦朗反。○愴，意氣感激。不，平也。惆，卓異也。智過三百人，曰一豪。智過千人，曰一俊。睇芳野而大息，哀皇業之不振。睇，香衣反。○睇，與平也。惆，卓異也。智過三百人，曰一豪。智過千人，曰一俊。臨輿關而彷徨，欽上將之烈駿。輿關，謂二莫來州地，故云爾。彷徨，猶徘徊也。欽，思望也。上將，謂二八幡源公。烈，光也。駿，大也。公嘗莫來關詠二櫻花歌，爲一人稱譽，今欽慕者，不在此其詠歌，而專在其將材之光大也。嘉高德之刊榦，題片言而暗進。雖忠誠之未報，永無慚乎王蓋。高德兒鳥氏，稱二備後三郎，當時忠臣。刊，削也。謂二王之蓋臣，謂二忠愛之篤，進無止也。高德，開二後醍醐帝西遷，欲二奪二駕以舉二義而不二果，乃變二服，尾二駕而行，數日夜，竊入二帝館，刊二其庭樹一題二天莫空勾踐一時非二無二范蠡一十字上。護兵聚視，不二解二其意。帝觀之，欣然心知，有二勤二王者。方華藥之盛時，知物候之流運。華之極盛，衰殘隨之。時之隆泰，類圯繼之。氣運然也。雖知亦如二之何。故易曰，无二平不二破，无二往不二復，艱貞无二咎，勿二恤二其孚，于二食有二福。程子發二此義，曰，平者破，往者復，則泰爲二否矣。當下知二天理之必然，方二泰之時，不三敢安逸，常艱二危其思慮，正二固其施爲，如此，則可以无二咎。處二泰之道，既能艱

貞則可三常保三其泰。不三勞三憂恤，得三其所三求也。不三失三所三期爲孚。如此則於三其祿食一有三福益也。祿食，謂三福社。善處三泰者，其福可三食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臨三於祿，則雖三盛而非三滿。自古隆盛，未有下三不三失三道而喪敗一者上。對落英之繽紛，增感慨而自奮。繽紛，亂貌。櫻之落英，辭二枝尤快，有似二勇夫甘心效一。是以都鄙尊卑，老少智慧，觀斯華者，莫不目愛而色悅，神感而情動。續，陟降反。○天子所宮，曰若其勝地所宜，猶下彼梅之於三江南，海棠之於三蜀，牡丹之於三洛陽，芍藥之於三廣陵。則有寧樂故都，嵯峨嵐山，醍醐白河，小倉大原，與夫武之金井，總之墨川。此皆都人之所周覽，士女之所遊觀。逮于動磯霞浦之澳，岐蘇足柄之巔，亦有慕名賢之風雅，足優獎而磐桓。澳，於數一夫感三境懷三古，觸三景慕三賢，優遊賞味，磐桓不三能三去者，人之常情也。夫何茲樹之奇犢，泯景響於華，曼華，曼陀羅，曼珠沙等諸華，而一不三及三櫻華。是可三驗三西域亦無三櫻華一矣。挺芬蕤於日域，攢壯觀於神甸。資豐壤之粹澤，應皇化之炳煥。蕤，備佳反。炳，兵永反。本作二炳。○蕤，草木華垂貌。攢，聚也。甸，書馬貢，五百里甸報。孔安國傳，規方千資，取也。粹，不三雜也。澤，滋潤也。炳，明也。煥，亦明也。櫻華，空三踪跡於梵漢之上，而獨挺三芬蕤於是邦一者，何居乎。以下資三取豐壤不雜之潤澤，而相三應皇三德化之炳煥上故也。寔儀光之獨異，空寓內而莫先。散譜類而夷考，豈桃李之足算。寔，承職反，與三實通。寓，籀文字字。○儀，容也。儀光，謂三儀容光輝也。天地四方曰宇。史記秦本紀，包三舉宇內一散。

序類

安政四年十月

春秋辭命準繩序

嘉永癸丑夏六月。彌利堅使至浦賀。冬十月。魯西亞使至長崎。天下多事。或問予經世之務。予曰。夫唯春秋乎。春秋謹名分。辨內外。錄功罪。明天理。正人心。以爲百王經世之大典。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且內外傳。多載列國辭命。亦不可以不講。方今世界萬國。風氣大開。航海之利。日盛。月將。強國大國之使。相繼於邊。大似彼春秋列國之形勢也。而不知脩辭命之學。可謂知務乎。春秋之世。鄭以小國。攝晉楚之閒。不虞荐至。殆無虛歲。逮至子產爲政。知非辭命無以爲功也。於是用裨諶。游吉。公孫揮之屬。而草創而討論。而脩飾。亦從而潤色之。以應對於諸侯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歷定。獻。襄三公。凡五十年。得免兵禍。社稷人民賴之。辭命之有益國家如此也矣。予得罪禁錮故里。自省之餘。未嘗廢學。因讀春秋內外傳。遇辭命可法者。輒取而錄之。

文久二年五月

品題家藏漢碑敘

剖理點定。以便記覽。世之同志。或有取焉。所不辭也。象山佐久閒平啓子明撰。

歐陽文忠公不深書學。於隸體殊懵懵也。其集古錄中。收漢碑七八十種。每不加品隲。其玄妙奇特。如禮器石門諸刻。亦無復一語評論。偶有論及者。則多因人而爲言。如藁長蔡君頌云。待制楊敞嘗爲余言。漢時隸書存者。此爲最佳。余不甚識隸書。因敞言求得之。遂入於錄。又如南陽太守秦君碑。首錄蔡襄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勁健可愛。數字且云。其筆畫奇偉。蔡君謨甚愛之。由是觀之。公無心解於篆隸。可知矣。果其無心解。雖多亦奚以爲。予後公八百年。生乎是邦。其收漢刻。僅一二十種。固無望公之富。然把玩摩弄。爲日既久。遂稍得識漢人之面。漢代隸書。雖後世皆莫可及。在當時自有精粗優劣妍媸之分。不能隨人而改。今據所見。以爲品題。雖不多。亦足以自娛也。後之所獲。不可逆知。卽今所藏而論之。當以禮器碑及其碑陰爲第一。石門頌次之。曹全

碑又次之。次史晨前後碑。次卒史碑。孔宙碑陰。孔彪碑。武榮碑。衡方碑。又其次也。景君張遷二碑。并非其至者。殘碑八。壞隳之餘。鄭固外莫知其爲誰碑。然書體往往有可玩。而漢隸世所難得。不可不襲藏。若孔褒碑。則以其人而重。固非區區筆畫精粗之譚。第文字多剝落。殊爲可惜耳。鄭季宣碑陰。雖增缺滅。而碑首篆字尙存其形。而筆法特遒勁。足爲師法。至孔君碣。文字磨□多不可讀。然絲是可以見漢碣之制。則亦爲有補於學。故特存之云。文久壬戌夏五月念六日。松代聚遠樓書。

天石硯銘并序

文久二年冬

余年八九歲時。與鄰童嬉戲。拾得片石。色黑質潤。面有一池。側圓不假斧鑿。左淺右深。深者可以貯水。淺者可以磨墨。先君觀之曰。昔東坡幼時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有貯水處。善發墨。老泉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可謂文字之祥矣。因手刻其匣。以授東坡。後果爲大儒。今兒所得頗似之。毋乃亦

文字之祥乎。乃手製其槽以賜。余寶而藏之。余之才質固無以望於東坡。然年長學進。稍稍以文字見稱於人。至于所作賦。有辱瀆天覽者。天下聞之。莫不爲榮。則先君之言亦驗矣。今爲之銘。以付兒恪。恪也。其祇保之。銘曰。
樸而剛。重而靜。澤而光。以此進道。所以考其祥。

東坡元豐二年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廣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後四年。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喜付迢邁二子。余以嘉永七年四月。坐事下江都獄。九月。送鄉里。禁錮。書帙器用多所散失。此硯不復見。後數年。偶得之於雜具匣中。以付恪兒。其顯晦之蹟。亦有甚似東坡之硯。可謂奇矣。因附記之。

賀矢澤國老生子詩并序

天保十年夏

古之君子必貴玉。比諸德焉。夫玉之瑩潔而澤。非仁也耶。縝密以斂。非智也耶。廉而不劌。非義也耶。垂之如墜。非禮也耶。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非樂

也耶。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精采之見于山川。誠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夫王之爲物如此。君子之比德焉。不亦宜乎。天保十年己亥夏月。矢澤國老有弄璋之慶。啓聞之。喜而不寐。但恨遊學於江都。不能歸稱賀於門下。然辱眷顧。既深且久。豈可黯然而遂已。乃奉君子所貴圓玉一顆。以申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其詩曰。

人之大德。維知維仁。文之以禮樂。是曰成人。處事以忠。待物以信。誠假道亨。天人兩順。言獻我玉。匪惟德是祝。其質之堅。庶以岐嶷。我玉言獻。匪惟質是願。其德之粹。庶以璀璨。其質既堅。其德乃粹。邦國以安。萬民受惠。

弘化三年五月

磐溪詩鈔序

士廣本以經術名家。然天才敏妙。博通羣籍。故其所作詩文。汪洋放肆。愈出愈無窮。雖專門詞人。罕能與之對壘也。余舊嘗好文辭。然筆舌鈍澁。乃不能與人爭短長。亦且自念其所不足。又有急於此者。因遂曠廢焉。頃者士廣以此卷

見示。讀誦數四。蓋以自失。不復有餘念也。感歎之餘。爲書數字。丙午歲仲夏月辛酉日。辱友象山平啓。

天保十二年九月

功課簿序

功課簿は松代學問所にて用ひたるものなり。

爲學之要在立課程。課程不立。則業有作輟。而學易荒墜。小藝猶且不成。而況聖人之道乎。因今頒諸生以功課簿一本。教各嚴立課程。自今以往。各將每日所讀何經。所習何業。逐一註明。以備父兄師長不時取閱發問。諸生亦可自相咨考勤勉。若課有餘力。便宜做古人經義治事兩齋竝設之意。於田賦職役市糴國用學校刑兵水利海防弭盜救荒諸務。事有經濟實用者。討求參稽。原始要終。以深造爲務。不以涉獵爲能。異日涖官。持以應世。庶乎不爲空疎無用之學。如或憑虛捏填。發問時全無記憶。自欺欺人。其爲罪亦不輕矣。諸生其戒之。諸生其戒之。天保十二年辛丑九月。佐久閒啓子迪識。

天保五年八月

送檀宇林先生序

儒者之學。以經世濟民爲務。學不足以經世濟民。非儒也。然而昔者孔門言志。夫三子者。規規於軍旅財賦禮樂之事。而曾點則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軍賦禮樂。固儒者經濟之當務也。若浴沂詠歌。則放浪閒適。一如無所事事者矣。而夫子之所與。不在彼而在此。何耶。夫三子所言者。事功也。而其志則確而實。曾點所見者。意趣也。而其志則高且大。三子固不及點之高大。而點亦未如三子之確實也。然以一時言之。三子者。各拘執於事爲之末。而點則超然於理趣之源。宜乎夫子之獨喟然與之也。雖然。今日學者論之。其可以偏廢乎。世固有務三子所言之事者矣。然或失之才幹智力。而不循乎綱領大本之約者。是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爲用。而伯術功利之徒。是矣。固有希曾點所見之理者矣。然或失之蕩罔虛寂。而不盡乎條支節目之詳者。是知內之可重。而不知外之不可遺。而老莊佛氏之流。是矣。是以一事一行。或能之。而要之皆不可以經世濟民。此其事理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故必取確實於三子。而修之。

乎學問思辨之間。以窮事物之變。必得高大於曾點。而存之乎優游涵泳之中。以達自然之理。內外交養。而精粗不擇。有無相因。而動靜如一。然後始可以盡經濟之務矣。不然。豈亦得以爲儒者之全功乎哉。祭酒林公世子。禮宇先生。生而英邁特達。加以庭訓之美。其學夙成。優荷堂構。其蘊蓄之洽而實。制度典常。亡論也。自租稅征商之宜。以至行師用兵。戰陣攻守之法。皆莫非其所究知。斯亦有取於三子歟。用是聲光揚溢。海內人士。莫不顛然仰望。期以斯學之棟梁。吁責亦重矣哉。天保甲午秋八月。以有宿疾。請告將赴熱海。浴溫泉。兼探筍根。遊鎌倉。懷祥於江島。洲崎。瀨門。金澤。覽觀山海之形勝。優閒吟詠。動盪血脈。以和暢氣體焉。啓因竊謂。先生灑落之致。超邁之識。將必於其浴盥遊覽之際。有深契於曾點詠歸之意。而直與天地萬物同流。得於夫自自然而然者。則本末貫該。體用兼備。所謂儒學經濟之全功。殆庶幾焉。非耶。夫異日之所用。不外於今日之所得。則遂將參朝廷之謀謨。亦益周然應于無窮矣。勳績著於社稷。而不

居其能。惠澤逮於衆庶。而不當其功。名教彰於士類。而不有其德。奚又疑哉。則茲行也。不獨利先生之疾。而於先生之學。亦將大有所資焉也。夫孰不欣躍而慶賀之。況乎。啓輩受教於門下者。而可以默默已乎。乃次序鄙言。以奉送其行。如是。

嘉永元年正月

和田生字敘

人莫不欲善其名字也。其欲善其名字也。何爲也哉。亦爲重其身也已矣。然直善其名字而已。而未嘗修善行於身。是重身不若名字也。夫身者名字之所寓本也。名字者身之所命。末也。忽於其本。而汲汲乎唯末是謀。此謂知類可乎。郡邑和田生。來請字。生名正誼。取漢董子之語者也。余謂正其誼。而不謀其利。公也。雖不謀利。而物莫不得其宜。和也。蓋不公則和豈得正其誼。非和則乖。安有得其宜乎。故公與和合。而正誼之功全矣。乃字之曰公和。且告之以前說。公和其因名字而知其要。力學深思以修其行。則進乎君子之盛也。孰禦。戊申上元

節。象山平啓子明父。敘於松城清英閣。

天保十四年六月

贈羽倉簡堂

君子所貴乎學者。爲能立誠耳。苟誠而無僞。則不言而信。不令而行。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若其機心一萌。則鷗鳥舞而不下。安望人之從己哉。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癸卯夏。審決官羽倉君。以職事如京攝。啓久辱下交。義不容默。書之以奉警。亦區區誠云爾。

文久三年六月

贈久保平甫

忠義人所固有也。故雖農商走卒。未嘗無尊君愛國之心。何況學士大夫乎。然忠義之降。激爲氣節。氣節之弊。流爲忿戾。陵犯。夫氣節之風。雖或出矯勵。猶近於正。故爲可嘉。至於忿戾。陵犯。則顛倒名實。隳壞公義。其害政敗化也亦甚矣。不可不戒。文久癸亥六月。門人同藩久保平甫。充親軍。役於京師。因其求言。遂書以贈。松城佐久開啓書。

平甫名は三郎後成と改む松代藩の士なり維新の時より眞當なり家眞田伯府家の職となり終りに盡瘁した

贈八田子靜

子靜名は慎
藏澹庵と號
す松代藩勝
手用役なり。

八田子靜爲人溫良。雅馴于友。朋中爲難多得。然亦失之優柔。不能奮拔勉強。而大有所爲。是爲憾已。至近日若有自知其病者。持此絹使余書警勵之語。且曰。將揭之於一室。朝暮覽觀以爲藥石。余曰。不亦善乎。志固所自責也。人惟不知自責其志。是以因仍懈惰。隨俗習非。見善不能遷。有過不能改。日淪於汙下。而弗自覺。誠可哀也。今子自知其病。又知其藥石。其服而求癒者。亦但在子而已。禪者曰。如牛駕車。若車不行。撻車乎。抑撻牛乎。吾甚愛斯語。子盍亦參之。

記類

記化石

更級郡五十
里村

松代西北山中有^{イカ}鋪村。其地往往出化石。大二寸半。狀扁圓。有橢圓而更扁者。有正圓而背較高者。皆瑩滑。可寘几案以作書鎮。以其上隆下平。彷彿龜形。故土人以龜石呼之。然非龜之所化也。余細視之。背上有文。陽遂足狀。其間斷

紋停均。略與蛇蚶無別。又有細文如魚子。彌滿全身。無頭尾手足。不知口眼。腹下絕似馬蹄坳者。或其口耶。蓋雖非龜類。而其爲介蟲所化。則無可疑。第不可識其名耳。或曰。此海星也。余謂不然。海星。洋人所名。漢謂之陽遂足。其狀五出如手焉。有海星而形類龜者也。以背文甚相似。直付以爲其物。甚非也。李時珍本草綱目。以陽遂足注於海燕條下。蓋以爲一物。亦誤矣。海燕一名燕魚。亦名海盤。扁圓大寸許。腹下似海蝶蛸。有紋如蕈菌。腹正中有口。口旁五路正勾。卽其足也。其狀扁圓。與口在腹下。宜與此若相似。然此腹下無紋似蕈菌。口亦不在其正中。又不見五足。則非其類亦明矣。按西說。天下之山。凡七等。其第三等者。往往出海物遺骨。皆前世界物。多異於今日所在。而其山石之質五種。其一曰灰白。閎結。今化石所含。卽此。則是爲前世界者無疑矣。凡海物遺骨。其在火山者。燒爲灰。遇硫酸者。解爲土。今茲物沈蕕淪沒於山石之間。不知幾千百年。而不爲火脈所侵。硫酸所毀。而偶爲好事者所得。既足珍也。好事者得之。以

資於窮理。觀玩摩挲之際。輒心往于遂古之初。地天始成。人類未生之前。不足珍也歟。

天保六年正月

遊梅墅記

梅墅在江都東郊。距城二里而遠。予遊學都下凡三年。始一遊焉。墅方百餘步。編竹爲藩。敞以兩扉。自扉而入。四面皆梅。疎密繆繆。高低參差。不知其幾千株。芬白馥紅。眩人目睛。中閒架屋兩三楹。覆以生茨。木榻橫陳。可坐而看花。且喫茶。屋之南有老梅焉。條肆樛曲。偃蹇數十尺。碧蘚鱗皴。封滿花身。其奇古不可狀。曰臥龍。最爲盛觀。傳水戶贈亞相所名。真數百年外物也。蓋茲墅也。境非不勝。觀非不美。但以其逼近都城。士女交錯。謹闔如沸。是可厭耳。乃與花別。悵然而去。歸臥書室。夢入一衡門。榜曰梅墅。滿園瓊瑤。閃彩連娟。有苔蹊迂曲通于林中。幽邃窈窕。闕乎無人。又大異於嚮所遊者。獨抱琴微吟而步。花閒鳥可百許頭。翠羽朱觜。大如鸞。鳴聲朗朗。見人不驚。倏然高飛。翕然降來。似從予所踵

而相樂。忽見古梅五六株。臨一大清池。狀皆類所謂臥龍者。長數十百丈。大可蔽牛。花蘂之秀麗。馨香之清冽。根幹枝條之奇特瓌偉。不惟世眼之所不覩。抑亦世想之所不及也。乃沿池而歷覽。美姝四五人在花陰。見予笑曰。何遲也。吾輩待君已久。予怪之不敢進。有小鬟。攬予強就座。遂同飲。飲半酣。一人推琴而促予。予爲彈瑤芳引。少頃。又一人請自爲曲。援琴歌之。聲調極清麗。殆亦非人間韻。曲將闕。俄而狂風撼樹。墜葩撩亂灑面。其冷如冰。愕然夢寤。回視茫茫。今之夢安在乎。向之遊亦安在乎。向之所遊。其果真邪。今所夢。其果妄邪。今之所夢亦果真邪。向之所遊亦果夢邪。嗚呼噫嘻。吾惡知夢之必夢。而真之必不爲夢哉。天保乙未正月記。

惟有蘇齋記

余友澁谷國手酒侯。性倜儻。富文辭。深嗜蘇眉山之書。自其老少之所撰。至于其門六子之所述。及史籍之關涉於蘇家者。與書畫碑刻之出於其流者。盡購

而藏焉。救濟之餘。緜帙披卷。優游自娛。不知年歲之暮也。遂扁其齋曰。惟有蘇。或人聞而怪之。以爲學祖聖人。德庇天下後世者。奚止數百家。而獨取於眉山。何其隘耶。余聞而哂之曰。是豈誠誡。酒侯者哉。吾能爲解之。酒侯之於蘇。蓋寓意也。古之人亦有之矣。劉玄德之嗜結髦。阮遙集之嗜蠟屐。奕秋之奕。宜僚之丸。皆其寓意。而終身樂之不飫。夫結髦與蠟屐。與奕與丸。非有光色動人。宜無嗜之樂之。而至其寓意。猶終身不飫也。況乎三蘇六子。撰述之雄拔。書畫之秀異。如大山長江之巍巍聳立。滾滾流注。嶄然可仰。而淵然不可測。彼其狡狴虎鳳。鼉鼉蜃龍之屬。亦翱翔躍舞乎其間。若夫臺閣之魁傑。林木之鬱鬱。雪風花月之澄芬。雲煙波濤之洶怪。無一而不備焉。則其寓意之可樂。豈有此之若者乎。雖然是猶跡也。在於跡之外。而終始者。謂之神與氣。神與氣也。無有增減之差。無有古今之分。無有幽明彼我之別。上焉而照然爲天。下焉而隕然爲地。變而不窮。通而不塞。爲四時。顯著而明。爲日月星辰。突然而起。爲山岳。窪然而陷。

爲河海。動爲雷。散爲風。飛走爲禽獸。潛躍爲魚鼈。甲而拆。秀而實。爲草木。孰非此神氣磅礴之所生成焉乎哉。其原則一矣。由是觀之。蘇固蘇也。非蘇亦蘇也。天也。地也。四時也。日月星辰也。山岳也。河海也。雷風也。禽獸也。魚鼈也。草木也。皆蘇也。孰仰而非蘇。孰俯而非蘇。孰先孰後。而非蘇耶。於是乎浩浩焉。冥冥焉。神會氣合。不知蘇之爲我。與我之爲蘇也。噫。嘻。言其跡。則惟有蘇矣。若語其神與氣。則何必惟有蘇而已矣哉。

演砲雜記

嘉永四年二月

嘉永四年春。五十斤石衝天砲始成。二月十七日。試之於城西生萱村。余嘗讀西書。頗諳其運用打放之法。然未有其器。平素惟截竹爲槌。疊席爲架。安小砲於其上。與生徒習其略於齋內耳。是日臨場。砲重不可動。定員外別增副手二名。乃能辦事。然平日之習者。再硬。熟者再生。而其遲澁極可笑。是知非事實上鍊磨者。難以應倉卒。因書以自警。且以戒吾黨之士。

將二三子徒
一本與生徒
動作一本昂
作一本八十七
斤一本三百
十二斤作

十八日再將二三子到生萱村。執挺動砲。鈎彈擔之。服習數十回。各皆得力。生者漸熟。澁者漸快。此砲度不合規。重於常量一百八十七斤。此砲係江川氏門人金子伯溫所鑿造。而俛昂運轉。終亦不甚難。因此觀之。演習之功。豈可少哉。

西洋之砲其種甚多。有五十斤石衝天砲。其彈圓徑九寸有奇。上開一口。夾口有耳。枵然空其腹。實以火硝熱藥。別鑿木管填火。以塞其口。繫以藥線。鈎耳而入礮。礮發時。藥線取火。直傳於管。飛行空中。磨風不滅。迨乎墜地。硝發彈裂。碎片四散。遠擊于數百步之外。凡所遇之物。罔不糜爛。蓋彈之最大且猛者矣。然其管失短。則彈在空閒而發。不能害敵。失長則彈墜而不即發。敵人得避之。故測知敵之遠近。定為管之長短。是為要已。今春與門弟子。造此彈十數箇。設標於三千步外而放之。無甚失者。就中予所照準。其彈到于標下。相去纔可三弓。墜地即發。亦不能瞬閉。觀者大悅。

將剋日演天砲。或曰。比日陰晴不定。其日如雨。當寬期乎。予笑曰。演砲即習戰也。敵挑戰。可以雨辭之乎。其人無言。而猶有不信色。泊期臨場。猛雨暴至。傾瀉洒面。流潦沒靴。予督諸子。未少停放發。而彈皆能飛。無一不取火者。於是其人稱善。

西洋演天砲之法。每裝彈撒末藥。必執帚掃砲牀。雖幾十回。無不然者。予竊疑。洋人尚簡要。是何獨不憚煩。一日令諸生試放霧彈。誤不掃床。予亦不之省視也。一生舉火杖逼之。未及點放。牀上遺藥。引火發焰。一時自彈上及裝藥。彈為之迸出。然不能及遠。比照常法。減三之一。乃悟。每裝掃牀者。洋人實歷之所發明。而閒不可易之矩矱也。因記之。

記治病

御使者屋時

門人林生清照之宅。與予所居相近。一日其母卒厥仆地。時年五十九時生不在家。有老婢走乞予救。乃往視之。舌強口噤。手足顫振。身冷如水。脈不應指。急取冷水一鍾。和忽弗滿液二十滴。灌口內不效。乃用鍼刺尺澤。亦無血。仍連刺其穴。

及見血即甦。自言如夢。歷得寤然。猶苦肩背癢痛不可回顧。於是又刺其患處。套吸角以出血數兩。以其蒸氣不發。舌有白胎。接骨木華。蒲公英根。加密列。溫湯煮過服之。又以其久不大便。大黃。霸王鹽作湯。加少許蜂蜜。以為道法。忽通。燥屎升餘。尋發泄蒸氣。三四日乃安。

又

御使者屋時
代か

柏原良田は
植科郡森村
の醫

柏原良田女。年二十一。嫁人有子。久患眼目不辨蒼黃。良田三世業醫。嘗百方療之。毫不見效。謁予治。視之。雙目黑白分明。異與常人無別。所云青盲也。然六脈勻平。蒲桃膜縮張之機猶完。問焉而知月事不調。頭額時痛。乃剪頭髮。敷以芫菁膏。用吐酒石研末。每服八毛。淨水八錢溶化。日服之三。每至七日。甘汞一分。苦土三分。白糖少許。冷水調服。以取下利。如此者二旬。漸辨物彩。數月而愈。其女云。初其少差也。得明僅一尺。橫三寸許。其外猶瞶瞶也。及涉旬。明處漸大。遂復常故。

御使者屋時
代

又

興津某妻。年四十九。患眼胞赤爛。癢澁。難開四年。時時腫痛。眵淚所及。輒生癢疹。去歲以來。雲翳遮睛。視物不明。衆工以為血症之變。蒸之洗之。鍼之灸之。皆無寸效。請予為治。予乃貼百會及肩背。以芫菁膏。用甘瀝一分半。苦土三分。和勻。臨臥冷水服之。二夕。更以蜀羊泉土茯苓山蒟根。蘆根作湯。日服數椀。又亞鉛華。生水銀。和獸脂為膏。挑簪納諸胞內。未及二旬。諸患半退。稍親鍼線。後月餘全愈。

小妾產兒後五日。暴發熱。腹肚刺痛。劇不可忍。令人按之。痛愈甚。呼吸短促。眼險有淚。脈之疾而緊。乃用蓬砂。雲母各五分。沒藥。八釐為末。以鎮之。驗。因刺委中。放血五兩許。其痛如失。更吹咀蒲公英根。蘆根各一兩。大黃五分。以水九十六錢煮過。取六十四錢。加消石四分。分為三。每一時服之。至翌日腹又痛。再刺委中。按痛處。鋪以芫菁膏。頻服前劑。而遂安。

文久元年四月十六日

文 稿 說類

三八

佐良志奈神社石表記

若宮邑。八幡宮神主松田直友。攜佐良志奈神社石表拓本。來示予。且謂曰。直友所奉祀神社。載在延喜式神名帳。其欽崇之久可知矣。則社頭當富於古文書。而中葉數罹兵擾。今亡復存者。惟有鎌倉源將軍願書壹通。脫於殘燹之中。聊足爲本社吐氣而已。直友嘗在京師。深受正親町三條大納言實愛卿之知遇。卿爲書此石表。亦社頭之榮也。卿姑柳原太夫人。諱易子君。亦嘗賜更級里歌壹首。直友懼其久而或佚也。復謁卿而書此。并刻之表側。願先生記之。直友舊俾其子重枝從予而學。且執禮慇懃。誼不可辭。遂記之。昭陽作詒夏四月既望。松城佐久閒啓書。

說類

天保五年

文說 愛日樓課
天保甲午

天文者何。日月星辰是也。地文者何。山川草木是也。天地之文既若是之著且

明也。豈人之文而獨不然乎哉。故君子之爲文。明乎理而已。無所事乎奇矣。然日月而錯行。星辰而羅列。山川而雲煙興焉。草木而花葉暢焉。則其光景之變態。固已有不可得而狀者矣。君子之文。純粹簡實。而羣彙趨焉。衆理會焉。則其氣象之神妙。固亦有不可得而貌者矣。夫自學術不明。世之爲文者。晦盲邪僻。專以新奇相尙。沿習已久。歲盛月繁。其閒非無所謂彼善於此者。然亦率無所益於道也。則亦嬉戲之具而已耳。彼博奕猶賢乎已者也。斯義理之顛倒。獨奈其害何哉。故君子明乎理而已。無所事於奇矣。夫日月竝見。櫟槍經天。山移川鬪。梅李冬花。史書則謂之妖。若其顛倒繆戾。徒以怪奇爲可喜。則夫妖亦在其所尙乎。

恕堂說

聖人之學。莫先於仁。求仁之方。曰恕。恕者推己及物。所以克私心而擴公理也。蓋我與人同受斯形。同具斯性。故入之情。卽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卽同乎我之

文 稿 說類

三九

欲故我之欲孝欲弟欲忠欲信也。則當推以及人。使人亦得以滿其欲。孝欲弟欲忠欲信之願。我之不欲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也。則當推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不欲。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之心。果行此道。求仁莫近焉。施之家而家齊。施之國而國治。施之天下而天下平。其功用豈有究盡哉。推而論之。則堯舜之仁亦不出於此矣。後世學衰。恕字之指不明。往往解爲饒意。至於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以爲名言。吁亦誤矣。夫已有過。且以自饒。人有過。又併饒之。乃將率夫天下。同歸乎不肖而後已。而可乎。岡野子齊以恕名其堂。而蘄予爲之說。予不能別有所發明。乃書舊所聞以貽之。

題跋類

書常陸帶後

水戶藤田東湖。遭厄日。傷其君之屈冤。著常陸帶二卷。以稱揚其美。癸丑夏。彌利堅事興。朝廷起水戶太公。參決大議。其在禁錮。如東湖□□。戶田某亦皆得

安政四年二月

子齊名は元賢、通稱陽の助、元韶の子。

恩宥。再又用事。是雖由時變。常陸帶之著。與有力焉。予聞之而未及見其書。甲寅春。聞下田之議略定。謂非至計。乃欲由東湖啓於太公以救之。夜詣東湖。時方三更。東湖猶在公。俟少時始歸。相見陳所見。更與談論時事急務。漏闌而訣。蓋不與東湖相見二十餘年。至此相觀頃刻。又逼迫時事。不遑敘其平生。而問其著書。尋予得謫北歸。後一年。江都地震。東湖死。偶得此書而讀之。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東湖則不可復見矣。因大息流涕。爲書其後。丁巳春二月。象山平啓。

書饒臨川墨蹟後

元臨川饒介之跋倪高士畫。計五十六字。畫亡而唯跋存。筆法遒逸。紙色亦甚古。人多定爲眞蹟。然余未輕以爲然也。介之當時以善書著稱。其筆力之妙。恐不止於此。疑是明人所爲。因思倪跡不知爲何等狀。如今與此跋但存。卽世之所謂雙玉。且倪蹟極不易遭。縱是明人臨本。亦屬好玩。而今佚去。可慨惜已。既

而再思書畫一道也。倪畫雖佚。猶有此蹟。亦書道之幸矣。古人云。學書須觀真蹟。以詳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然則此書果出明人。其用筆故自不凡。臨池之士。能精觀而詳究焉。其亦有賢於響搨法書者也邪。

文久三年七月

書柳泉恩田君肖像後

柳泉は恩田頼母の號

是松城執政。正誼館主恩田君公準之肖像也。余年甫十七。不與君深相知。一日折簡見邀。至則座無他客。酒饌甚盛。相對款晤。評論文武。商推古今。及夜半而還。自此締交如舊知。後知遇矢澤執政。稱監物深承盛意。亦君介之也。二君不可復見。世又無如二君者。對此遺像。歎惋久之。癸亥七月。象山平啓。

文久二年六月

書柳泉歌集後

柳泉恩田君。天資敏妙。其所詠國風。不求巧麗。而人自以不可及。壬戌夏。以其近稿示余。命之品評。蓋以余爲可與語者也。屬余有幹事。畱其稿逾月。而君淹

然捐館舍。嗚呼哀哉。君已逝矣。余復何言。因噓唏而志其後如此。象山平啓書于聚遠樓。

文久元年夏

書自畫山水後

辛酉夏。久不雨。暑威殊烈。人多不能安其室。余所居清夏軒。竹樹環合。綠蔭接階。不復見日光。故不甚病暑也。偶有客攜明人清溪濯足圖。至者展觀數日。乘興仿之。亦消夏之一適矣。但余雅不學繪事。率意渲染賦色。作家見之。當哂其杜撰耳。象山外史。

安政二年夏

又

乙卯夏月。屏居無事。偶得方干魯墨。因試作此圖。予素不學畫。而疊疊塗染如許。亦大可啖也。

文久元年夏

書自書後

今夏暑毒異常。不堪讀書。乃借友人家李林之白摹本。作此。醫煩鬱。惟李真蹟。

未知其如何。一經臨撫。已墮書史蹊徑。余雖存眼識。手筆極低。轉益拙俗。不足使人玩也。辛酉盛夏象山子明。

萬延元年冬

書拓本款冬葉後

是拓奧秋田之款冬葉者也。款冬一名款凍。又穎凍。又鑽凍。百艸中。惟此不顧冰雪。先春敷華。故有此數名。本邦款冬之大者。以秋田之產爲最。聞其葉如雨。繖可以蔽人。截莖爲羹。一片盈盂。其大可知。今觀此拓本。蓋其族之小者耳。然較之常品。殆絕類矣。予於是竊有感焉。鈞是人也。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夫人學爲大人。其至也無以尙之。其未至者。比之常人。既出其羣。亦猶是也歟。款冬吐芳於冰。凌積雪中。固有似君子之操。而此拓本又可以喻君子之學。因爲書此。以諗覽者云。商橫苒漢冬月。象山子明。書于松城聚遠樓。

安政四年閏五月

書先君子神溪先生遺墨後

先君子之學。以躬行踐履爲主。初不留意於詩文。然執友間。亦不廢其唱和。而率然不經意之際。每能發揮天理。闡明道妙。不似他詩人之口吻。望而知爲有道之言。時有醫員安藤玄臺。本武弁子弟。亦有學問。忠直君子。與先君子交友尤厚。樂貧翁其人也。八田子龍見示此卷。且俾書其後。惟啓賦性狂粗。不謹守庭訓。非時妄舉。陷身罪戾。捧玩手澤。殊以悲感。因敬書數字而還之。丁巳閏月三日。象山平啓。識于松城望家莊清夏軒。

天保十四年秋

書海國兵談之後

海國兵譚十六卷。仙臺林子平所著。率皆釘釘舊聞。無足稱者。其水戰篇。自負前人未發。且以爲盡精詳。以余觀之。淺妄杜撰。尤爲可嗤。世固有不知彼不知己。率意妄作。而悍然自用者。不唯子平也。此書少時一讀多忘。癸卯秋再讀。乃書之。

安政五年十二月

書紀公遺墨

紀公之書。用筆有法。與晉唐人筆蹟。初無異同。可以爲百代楷模矣。惟此帖所收。有筆勢翩翩。殊可喜者。是決非紀筆。明眼者自能識別之也。著雍敦牂嘉平月。象山翁觀於聚遠樓。

文久元年夏

題項易庵畫冊

項易庵名聖謨。字孔彰。墨林子京孫也。以畫蚤名于明季。爲董思翁所深賞。能詩文。所著有朗雲堂集。予久聞其名。而惜未見其書。不識刻於明季者耶。抑清初也。此冊儼前修者四幅。自運者四幅。共八幅。多有癸未幹支。則是作於崇禎十六年。實爲燕京失守之前年矣。于時盜賊麻起。游兵橫行。天下擾攘。民不聊生。易庵置身其間。優游翰墨。不改其樂。可謂雅尙之士。畫徵錄載。客有以一罈酒餉易庵者。越數日。索其罈。已爲游兵所碎。易庵遂畫一空罈償之。中作桃柳兩三枝。或斜倚。或側垂。丰姿婉約。綽有餘妍。上題五言長古紀之。亦不負其平生矣。意者作此冊時。亦安知不爲游兵所擊。而觀其鉤勒渲染。古茂沈蔚。絕無

麤躁氣。展閱間。令人心氣俱冲。眞靜者之能事。非常流之所能及也。嘗聞漢孔文學。爲袁譚所攻。流失兩集。而神色自若。今推易庵所存。蓋亦庶幾焉。劇賞之餘。輒書冊端。俾覽者有考於其爲人。而知其遺蹟。益可以貴重云。辛酉歲長夏月。象山外史。

安政六年か

題一齋先生遺墨

余少時師事一齋先生。灑掃門牆兩歲。頗承愛育。嘗聞作文之訣。余於言下釋然。自是如平地得路。了無凝滯。雖未足以追蹤於古作者。而陳意記事。受用有餘。實先生之賜也。但先生主張王學。不好窮理。余則專承當程朱之規。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爲斯學起手。漢人所未窮知。則以歐羅巴之說補之。是則所以不能與先生不異者也。因觀先生之書。偶然及之。象山平啓。

題古鑑

近獲一古鑑。銅色黑黯。可見傳世之久。背作海獸蒲桃之狀。閒以鳥蝶形模典

雅。極可愛。雖無銘識。以宣和博古考之。其爲李唐物無疑也。象山真逸記。

安政四年閏五月

題先考所匾聚星二大字後

先考修德清靜。平心率物。嘗竊慕陳太丘之爲人。且有締交世之賢者之志。遂取續晉陽秋語。命其觀曰聚星。時葵丘老人。以書名家。爲書其匾。然以其筆畫不滿意。而未及揭之也。頃觀諸古笥中。率然對之。字如不甚佳。熟而玩之。老筆蒼古。具有趣味。亦非時輩之所能爲。況其語實先考所取。則焉可不愛護而保惜哉。乃命裝工而治之。以其未有記文。姑自書。宋文公聚星亭銘以附此。惟啓之躁急激昂。且置師友。尤不可以不儀刑先考之盛德。則取而揭之於座右。蚤夜觀覽。以自勵云。丁巳閏月望。象山平啓謹書。

萬延元年夏月

題磐瀨華沼書卷

磐瀨行言。字子言。號華沼。島原藩士人。善詩書。書灑晚成一家。今觀此卷。自言臨老米而無一捺一撇似老米。斯亦奇矣。所謂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

方臯者歟。商橫苒漢夏月。象山子明。

題楠公像

以眇然之身。自任天下之重。知其不可爲。而猶且爲之。終舉一門之肝腦。竭諸國難而後已。以啓觀之。五大洲中。從古至今。未有忠於公者也。松城平啓謹題。

安政三年四月

題椿椿山畫

椿山生。學繪事於故友渡邊華山。筆法清脫。花卉翎毛其所長。故觀生之畫。亦猶見華山。林大輝兄見示此帖。時正首夏。樓頭睡足。心目爽然。殘櫻蔭前。幽禽語傍。明窗淨几。啜茶閱之。亦屏居之一適也。雖然。慨人才之已凋。嗟歲月之云徂。蓋亦有不可語人者。柔兆執徐之余月。象山啓書。

安政六年春

題先君子淡水先生詩後

盤守靈淵望紫微。存身養德待天機。自珍我匪池中物。時至起雲行雨飛。

是先君子淡水先生所作詩也。先生抱負如此。而終身不得意以歿。豈可勝悲感哉。然其凌跨古今。斡旋宇宙之氣。百世之下。誦此詩者。尙可想見其人。己未

春。兩角子求余詩。時余記起此詩。因謹書之。孤啓敬書。

安政六年夏

題龍田生像

生通稱
玄道

玄道は立田
樂水の嫡子

億兆之生。莫不歸於死。所爭但壽之少多而已。然其生也。天生之。而其死也。天殺之邪。抑人自生而自死邪。未易知也。惟其壽之盡。雖自努力而不能增損分刻也。則歸之於天固宜。既歸於天矣。何壽數之足擬哉。邵子一元之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可謂多矣。然由天見之。亦眇眇爾。自一元而至千萬元。猶如自一年至千萬年。固未始有紀極也。一元既同一年。則十二會猶年之月。三十運猶月之日。十二世猶日之時。三十年猶時之分也。之子年未滿三十而歿。視之多壽之人。則輸四五十十年矣。然由一元之數言之。其所輸不逮二時。吁嗟。不逮二時之輸。於之子乎何慟。

是龍田翁嗣子武字子真之影也。翁之哭之子。以是見請題贊。余家法不爲人銘墓贊像。但與翁莫逆之誼。不忍辭謝。因爲題此。亦聊欲寬翁之哀懷耳。

安政六年六月

題漢碑後

此碑集錄家推爲東漢人傑作。然以其在襄斜谷中。地勢險絕。椎拓頗難。故臨池家不能盡得。近人學之者少。余幸藏奔古搨。閑時出而臨之。亦以自樂也。己未晚夏子明記。

安政六年七月

題磐瀨華沼書後

磐行言臨米襄陽天馬賦。而不規規相襲其蹊。逕此眼目甚高。古人有以草體寫襖帖者。亦同揆也。安政己未。立秋前三日。象山平子明書。

萬延元年八月

題自詩後

庚申秋月良夜。余在於聚遠樓上。高捲簾帷。長空無雲。月色如畫。林巒全入。風露清淒。余於此興亦不淺。乃命杯酒對月獨飲。至曉。翌朝晏起。酒猶未醒。書此詩以終餘興。象山子明。

題米帖

米老書海岱樓詩下小字註云。三四次寫。閒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矣。此老之書。似縱橫跌宕信筆而成。妍醜美惡一不經心者。而其言如此。又嘗觀天馬賦數本。其字雖大小不同。結體皆不甚異。是知古人作字率多著意。不如今人草草信筆也。

安政五年秋

題自畫 授百瀨壽山

壽山生爲余家道。曠廢許多日子。往返數十里之路。耗費數項物事。勤勞頗至。余報之以金而不受。因乞余畫。嗚呼。爭貨利忘文雅。雖士大夫往往不免焉。今壽山生。不欲得金而欲得畫。是商賈反有士大夫之心也。余不爲人作畫。亦不與人畫久矣。適爲感生之志。遂以此幀授之。生其勿輕出示人。

題自書後

余性懶。故不好書長卷。適爲人寫魯公筆法十二意。時秋氣宜人。絹材亦精。因不覺卒卷。亦可一啖也。象山子明。

嘉永三年十月

題十二册獨野戰砲圖

近來倡西洋火技之說者。往往有之。而類咸未及詳明。西書所載。而臆度杜撰。誑惑盲聾。其所造火器。形不中式。度不合規。所謂觚不觚者。吾親亦多矣。嗚呼。自誤誤人。其所抵終將及家國天下。抑何心歟。吾爲此懼。無徵於西書。不敢書。無徵於西書。不敢圖。無徵於西書。不敢以誨人。思有以純謬妄。歸真正。張我武。以爲掃淨海氣之資。而天下與之者鮮矣。豐前中津。君明相賢。諸有司各得其職。於當今。禦邊莫若兼取洋方。以彼防彼。謀猷協同。罔有違言。乃特使屬予訓鍊其士人。製手銃鑄巨礮。盡取法予而用之。兵制幾乎一新。此礮固宜于野戰。尤便于守禦。而本邦未聞有製此器者。頃者中津侯將範此礮。予不欲分毫差違洋制。乃頗苦心作圖以進。蓋所以聊答侯之知。而四方取則於此。亦所竊庶幾焉云。庚戌冬十月。象山平啓識。

安政四年二月

跋宇宙記

宇宙記十編。題獨乙宋墨爾撰。荷蘭封茅揭譯。而其天體四編。則獨乙栗禿老所著也。蓋宋氏以栗書愈於己撰。而黜己表之。西儒有服善勇義如此者。往日宇杉諸子。久隸於司天臺。多閱官庫西書。而爲予謂。彼方窮理之書。流傳于我。未有善於是者也。故予囑通事吉雄某。捐三十餘萬錢而購之。是書無論包羅宏富。理義明暢。其楮墨華潔。圖象精緻。世所希觀。晴窗淨几。焚香而一披之。則心目先爲之開明。予得嚴譴屏居一室。交友不得通。足不向戶庭者累年。從他人視之。如不勝無聊。然而晨興夜寐。翫然自得。而不復知罪戾之在身。蓋取娛於是書爲多。昔柳子厚。謫於永州。美其山水。樂而忘憂。永之治方不過百里。猶足以慰其志。況於是書。內則五大洲。山嶽湖海。絕漠洪原。傾崖急湫。卷石之微。金銀寶玉。墳壤塗泥。燠寒風雨。游氣之變。外則日月列星。太素之運。造物之終始。皆若燭照數計。權稱而度量也。其樂之深淺大小。果爲何如耶。丁巳二月象山啓稿。

安政元年三月

跋毛西河真蹟

毛檢討經學文章。洵爲一代大家。其西河合集。刻卷四百餘。未刻者尙夥。著書之富。古今所希有矣。李天馥云。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胸有千萬卷。所至簾笥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言論滔滔。其不可及一。有疾時求文者在門。捫胸腹而應。頃刻付去無誤者。其不可及二。自九經四子六藝之文。傍暨聲音鍾律。璣屑之事。皆無不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其不可及三。今乃得見其筆蹟。簡嚴精穩。不畱縫罅。其才力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無所施而不可。於此亦可概見也。感歎之餘。聊爲此記。嘉永甲寅三月下澣。象山平啓書于江門所居大觀閣。世儒議毛西河。以勝心客氣。強辨叫囂。其結習終身不除。然予嘗聞之。西河在湖西日。與楚人楊氏之徒。劇辯淫詩。其說屢勝。及聞其論孟子求放心。不當在事物上求。忽幡然下拜。時座客皆相顧貽愕。且微言曰。此非辯詩者耶。西河曰。向所爭者詩也。今所拜者。求放心也。於是座客大服。然則西河雖好

辯亦服其所當服。初非固我執滯如譏者之所言。亦可見矣。今窺其心畫。平易簡澹。無毫激昂險怪之氣。是亦可以證其心事也夫。啓又書。

文久二年

跋十七帖

二王法書不止轉傳摸勒亦多以做書入石者。其源委皆不可得而究詰。如十七帖雖稱爲右軍名蹟。而隋唐以來書家無弗臨撫者。董思白云。趙吳興所臨不下數十本。然則其他臨本之多可知矣。而好事者各自刻板。亦復傳摹。今所在搨本。固不可識其孰近真也。惟疏放妍妙可喜如此。豈其筆意或時有合其真耶。

同上

又

余少時習二王書。皆無入處。中歲舍學魯公爭坐稿。今年甫五十二。偶得此帖而觀之。頗有所會。自今而學之。則儻其有所入乎。

安政三年十二月

跋唐宋八大家法帖所載魯公筆法十二意

魯公筆法十二意。收在唐宋八家帖中。余一見疑其非真蹟。何也。明皇天寶三年詔改年曰載。則此宜書五載。而書五年。是其可疑一也。帖中字多似學爭坐位。祭季明文稿。而皆有痕跡。與夫元氣渾厚。天真爛漫者不同。是其可疑二也。唐人書畫多無款印。縱令有之。不過一顆。今款兩印。如宋元以下人所爲。是其可疑三也。宋歐趙以來。集錄家甚衆。而皆未覩此。至於清乾隆間。始出于世。不詳其來歷。是其可疑四也。徐季海蘇明允米南宮倪高士諸跋。與其書并似非真。是其可疑五也。回循細閱。滋認其僞。余生不學書。筆札最陋。而悍然品評古蹟。亦已僭矣。然自信具一隻眼。未知明鑒鉅公所見。與余果如何耳。丙辰歲嘉平月小寒日。象山外史書於東郭別墅之聚遠樓。

跋古事記傳

安政四年三月

此書大意怪妄迂謬。固無足論。予嘗謂孟子所云。誠淫邪遁。蔽陷離窮。宣長實兼之矣。然於名物訓詁。引徵該備。雖稍失之炫博。而本本原原。具有根據。亦非

他人所及。讀國朝舊詞者。備資考證。究亦有益也。丁巳春三月小盡。象山外史識。

安政六年六月

楊孟文石門頌跋

此碑隸法古勁。爲東漢人傑作。集錄家無有異辭矣。然以其在襄斜谷中。地勢險絕。倚崖縛架。椎拓極難。故臨池之士不能盡得。近世少學之者。余也。幸嘗藏一本。既命裝工。施橫軸。頃又獲此本。乃翦裁爲帖。完幅者。已宜觀。位置行列。全體制度。摺帖者。亦便几上臨摹。各有所長也。嗚呼。彼土之士。不能盡得者。余得藏二本。時時從意所適。而披玩。以爲樂焉。孰謂非翰墨奇邁耶。安政己未季夏。象山平子明書于囂囂窩。

文久二年夏

跋漢碑

此碑明萬曆開始出土中。於漢碑中。最稱處好。而其初搨鋒銛銛利。精彩照人者。尤爲可尙。近日撫搨既久。漸就漫漶。時人重加刻畫。字體失真。至以乾爲軌。

同 上

又

可勝慨哉。予獲此本。非復舊搨。且亡八十一字。然乾未成軌。而尾有詩佛老人覽堂記。詩聖堂圖書記二印。爲大窪天民家藏本。乃四五十年前物。較之今搨。差勝。因晦日求本。手補其所亡。命工修治。而書其後如此。壬戌夏日。象山平啓書。

文久二年五月

跋顏魯公家廟碑

是顏魯公家廟碑。側面拓法頗佳。散落之餘。尤爲可惜。凡以碑刻拓本爲帖者。必翦裁接合。令文屬讀。此帖不知其法。橫斷貼裝。文不復可讀。然學者因之。亦可觀結字運筆。左右相顧。後先相避之法。則所謂一失一得者耶。小川士益藏此帖。甚愛之。請予書後。壬戌蒲月。象山平啓。

安政四年十

跋爭坐帖校本

是山寺不息所校。其朱書者。蓋全唐文所載也。丁巳秋借觀。以陝刻再校之。此本。父子之軍之上。無以字。其志哉。之上無能字。何必令他失位之上。無亦字。而升別二字不加乙。按其文勢。皆當以陝刻爲正。故今補之。象山外史記。

安政五年十一月

跋顏魯公爭坐帖

此帖亡論。書法奇特。刻法亦自精絕。不似他法。書棗木。摸稜者。雖少漫漶。筆意可繹。書家寶筏。舍此何取。但以清商一時多齋。邦人不知珍之。可笑而已。按金石粹編。爭坐帖。自宋以來。摹刻者有七種。安氏刻本。吳中復再摹本。米襄陽臨本。北京本。戲鴻堂本。嘉善魏氏本。關中本。是也。然以予所見。尙有玉煙堂本矣。此真蹟。宋時爲京兆安師文家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勒。今在清國西安府碑林者。世謂之關中刻。此帖是已。不詳其出于誰氏。或曰。此石卽安氏所刻。然京兆永興。皆爲關中地名。此豈果安氏原石

耶。抑永興重摹者耶。不可得而究。惟筆法至妙處。非數經摹刻者之所能存。則其不出於安吳二石之外。斷可知耳。世之論書家。或以米襄陽書史。有爭坐帖內小字。是於行閒添注。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粗存梗概耳。之語。以謂此刻行列亦非其真。是恐未深考也。米氏所云。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者。蓋指第三十一行射哉二字矣。今此刻。小字皆添注于行閒。射哉二字果爾橫寫。則其依循真蹟。無容疑者。而襄陽所斥石刻。別自有本。亦可推也。因謂書字。字有字法。行有行法。不惟左右相顧。上下亦相映帶。行顛之畫。行底之筆。尤意思所存。故古蹟位置行列。固不可移易。分毫若犯之。則爲亂道矣。如董玄宰以書名家。嘗刻此帖。亦中斷。行列顛倒。上下大敗。其觀極爲可怪。襄陽書史云。粗存梗概。恐謂此類耳。

安政六年六月

又

孫鑛書畫跋。跋論此帖云。帖首十餘行。尙覺屈彊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

潑飛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屋漏雨蹟。余謂此論未必確然。教人看法書。丁寧著意。極爲有益。初學看法書。須是正看。背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久久看。作幾片段。其起伏頓挫。與自家心手相肯方得。只見得渾淪。物事如何濟事。己未夏晚。象山子明跋。

御使者屋時

又

予少時持項王之見。不肯學書。立年以後。稍好爲之。酷愛魯公此書。天真爛漫。毫無粉澤柔媚之態。然予平時事馳馬演礮。率無虛日。則亦不得專力於此。第以其少暇。摸擬其似耳。凡事有規矩。然後可成。合得其規矩之所在。比諸前日之鹵莽。已有閒矣。由是而進。漸漬以熟焉。則焉知異日之無所成哉。雖然。此細技也。固非丈夫之所區區也。

嘉永元年正月十日

又

米老云。一日不書。便覺思澁。予生不知書。故久不省其爲何等語。自適獲此帖。

日必書數百字。後半歲始服此老之知言。

安政四年冬

又

長江大河。無意於波瀾。吾既已辨之矣。然此稿太室之廷之廷。長守貴也之也。補筆分明。是爲用意。是爲不用意。學書家於此中參得。不妨奇特。若或未能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安政四年冬月。象翁又戲書。

文久二年六月

跋懷素帖

是懷素上人得意妙筆。古人已稱有驚蛇飛電拔山之勢。洵不誣矣。而刻手亦精。法書之工於刻者固多。而及此者亦尠。可謂雙絕也。壬戌季夏裝成。玩之忘暑。象翁書。

文久元年三月

跋林緯乾墨蹟

余嘗觀林緯乾此蹟。以謂是平原規度也。偶讀董玄宰隨筆云。唐時林藻師魯公爭坐與祭季明文。乃喜余見之不誤。因此帖遂及之。辛酉季春月。象山啓。

文久元年三月

跋米帖

余未嘗學米書。然固知其以顏法爲宗。偶得此帖而臨之。則筆筆皆顏也。但顏變多而此變少耳。辛酉暮春。象山子明。

文久元年二月

跋劉中使帖

余嘗讀元人白廷玉湛淵集。久知魯公有此帖。頃於滋蕙堂法書中初觀之。其爲歡喜不啻觀景星慶雲也。公之行草大字莫過此帖。而毫無彫刻斌媚之態。自然可以起敬。廷玉云。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彷彿。然則其真蹟之妙。想當如何哉。令德紀元二月。象山外史。

安政六年秋

跋攀雲閣帖

余年少時遊于越北。獲此帖於水原之市。以爲直摹勒漢碑者。後得石門頌禮器。卒史諸碑而玩之。閒時對勘。乃知此爲臨寫本。而手亦非其至者也。恐後世輩或未能辨之。因識其後。己未秋日。象山子明父。

文久元年五月

跋停雲館帖

文衡山停雲館帖十二卷。撫勒精妙。近世諸刻。推此第一。蓋以衡山父子皆精書學。而又自能鐫刻。更有門客溫恕。章簡父輩。爲之周旋。且不強欲其速成也。頃聞東郭子獲善本。馳使借之。乃金兒雪庵故物。畱玩數日。如對故人。神思甚適。時東郭以此紙求余書。因率然託此寄興云。

此紙舊而佳。古人云。舊紙得墨。始有氣韻。余無書學。筆墨殊澁。可愧可愧。昭陽作謠盛夏。象山外史平啓書。

文久元年夏

顏魯公三表稿帖跋

余於此帖始而不信。既而疑信半。終乃信而不疑。古人之法書名畫。宋元以來。著錄最夥。凡海內所存。雖姓名不甚顯者。亦賴以傳。況魯公逸蹟。此帖歷世名師。鉅公賞鑒之家。未有一人錄及者。近年忽出於清人摹勒。余是以始而不信也。惟神物顯晦有時。名山石室之藏。寧無待後死者而啓者。是故既而信疑半。

也。至於反覆視之。沈潛玩之。方見其天機流動。有行雲走水。未易形容者。蓋魯公方能到此。而餘子要未足窺其髣髴。是以終乃信而不疑也。頃八田子靜獲此帖。而質真僞於余。因書數字。其後以答之。辛酉夏日。象山平啓。

書不至自然。未足以爲妙。惟此自然。尤爲難。至宋雷大簡。當時稱善書。嘗云。見顏行馬病。乞米。蔡明遠諸帖。苦愛學之。但憾未及其自然。然則顏書之妙。亦唯自然乎。黃魯直云。不扭捏容止。不強作態度。是其至自然之門徑。子靜方有志於書學。故復書此。以告之。

啓

文久元年五月

項易庵畫冊跋

項易庵畫。董思白曾稱之。其精詣可知。此冊藏於若宮松田益甫家用筆古樸。不求妍媚。大有元人風度。可入妙品。今時不易多遭。余借觀數旬。深賞不能釋手。幾欲奪之。然余讀書。頗知道理。故不敢也。益甫其祕寶之。再勿假人哉。歲在昭陽作謫。芒種節。象山平啓。書于松城屏居聚遠樓。

此冊既書跋尾而歸之。益甫知余深好之也。乃割愛以贈。何其幸歟。因舉座右所有物事數項。以爲報。時五月十四日也。是日新雨乍霽。薰風輕度。林光如沐。山色可餐。樓頭掃席。窗外捲簾。香鼎當前。瓶花在傍。披此家珍。啜茗玩之。人生適意。孰知其他。卽都城諸友。能有此樂否。啓又書。

漢孔君墓碣跋

趙氏金石錄。收錄此碣云。已殘闕。況又閱數百年。宜其損泐之加多也。明誠以其有元年乙未字。定爲東漢桓帝永壽紀元。其說極核。今則其四字亦不可復見矣。然漢刻之傳世者。已無多。雖見一兩字。猶可玩而不棄。況其可髣髴者。尙不下於數字。則是可存也。

又

漢孔君碣。文字多剝落。然猶有隱隱可讀者。則不忍棄去。遂加裝潢。歐陽公云。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

古之僻也。此言實獲我心。文久二年蒲月念二日書。象山平啓。

又

後漢書注曰。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而漢碣之制。莫究其詳。惟見於斯碣。始可以知其制。然則斯亦有適世用也。夫啓再書。

魏百官勸進碑跋

曹丕謀移漢鼎。羣臣承意勸進。乃勒石建之。此碑是也。世之知正理者。誰不嘗而唾之。但其書或爲梁孟皇。或爲鍾太傅。雖未知孰是。其字畫佚宕。蓋非二子不能。亦高品也。故予棄其事。而存其書云。

跋菱湖書

新瀉卷菱湖。以善書名于一時。友人八田子龍。藏其書。陸天隨詩十二幅。中間一紙。爲人所取去。馳問遺索。卒不可復得。頃請予補其缺。惟予天下拙書人也。以拙書補巧書。人其謂之何。雖然。子龍之請。亦不可虛。因書跋尾數字。以塞其

責。象山平啓。

安政五年十一月

跋自書

五絕。頭上山洩雲。

是予二十八九時書也。予生三十七年。始學顏平原筆蹟。時時臨摹。以自娛也。由此以前。疎放自許。未及潛心手學。故年垂三十。其書無法度。如此。可以爲後生之戒。戊午中冬。平啓記。

又

安政五年十一月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書之美惡。固不足以輕重人。然筆札下劣。甚刺人眼。而不自省覺。亦可羞也。子弟戒之。安政戊午中冬。啓又云。

跋自書神號後

萬延元年五月

雙鶴叟は沼田屋大藏なり。

凡神州之生民。誰不受此三神之釐者。宜其夙夜祇敬。以奉之。余爲雙鶴叟書。此神號。視之於張紫巖先生。爲了賢僧書佛號。無愧也已。上章苕漢夏五月。謹跋。

文久元年二

跋三神鏡

三神鏡體圓。徑七寸八分。重三十四兩。陰列四乳。皆有旋輪環之。上方一神人。戴寶冠。衣羽衣。穆然端坐。背畫雲氣。兩側有物如鳥。左右方有怪獸。張口對峙。下方二神人。皮衣。屨茸。相竝而坐。中閒子珠一顆。各舉一手弄之。亦有旋輪。輪上更作光氣上騰之象。其餘所具。詭異之物。多不可名識。外輪縞藻繁錯。閒作九乳。此內四乳差小。華邊素鼻。土花所漬染。赭綠爛斑。審其質與色。參以博考。二圖及西清古鑑所載。其爲漢物可知已。予更審定以爲武帝時物。何以知之。以三神之說。知之也。三神之說。武帝前于史書無所考。武帝後亦無所考。獨武帝時不特一二見也。按太史公封禪書。武帝初立。輒好鬼神之祀。洎李少君進祠竈卻老方。而方士輩多相效。更言神事。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於是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祭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

地一。泰一。帝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是三神之說也。應劭風俗通稱。武帝祠泰山。泰一。后土。亦是三神之說也。但與封禪書所云少異耳。今鑑陰所著。雖未詳其孰是。然三神者儼然矣。夫泰一其尊無比。祠壇在五帝之上。則今專位于上方者。當是泰一。如天一地一本。是陰陽二神。下方耦坐者。恐非別神。而中閒所弄之珠。將毋卽陰陽交而物始生之象也。或從風俗通。泰山后土原非異類。其離坐于泰一下方。亦不爲無理矣。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挈三神之驩。韋昭曰。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如諄謂地祇。天神。山嶽也。是亦三神之說也。始從韋氏。則上方者上帝。而下方者泰山。梁父也。據如氏。則上者天神。而下者地祇。山嶽也。亦無不可。亦按封禪書云。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據此。則是鑑之造。恐於此時也。舉此數證。其爲武帝時物。庶幾亡疑矣。於戲。是雖微物。而閱世幾二千年。武帝作甘泉宮。係于元鼎五年。

事距今實一千九百七十有三年。超絕險越巨海而流傳此邦。巋然獨存于今。可不謂神物乎。惟武帝以雄材大略不世出之資。而惑于方士求仙延年之說。所以事鬼神者。既諂且瀆。不可以為訓。為困于慾也。觀於此鑑者。以此而為戒。其於日用蓋亦深有補焉。不徒為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也。萬延二年辛酉春分節。清虛道人書。

跋佩刀

蝦鞞之制。傳為八幡源公所勅。人多倣之。而莫能識其取象於蝦之旨也。予竊謂。古人佩服之文。必有法象。非特為觀美。己所不足。時觀其近者而思之。亦庶乎可以長善而救失也。夫蝦之為物。善潛而好脫。所以特取象於斯。蓋以寓其潛隱晦養。不可淺露。見時而動。知難而避之意也。旨亦深矣。按史傳。公東征歸京。折節於大江匡房。就而受其學。意製是鞞。其在講學聞道之後乎。不然公之英烈驍勇。豈亦有心於潛晦哉。予於是益有感焉。乃用平日所佩之刀。以擬其

彷彿。更附新意。釵釘之頭。刻之為水。首尾及籜。鏤之為藻。蓋水所以養蝦。亦以喻道焉。藻所以棲蝦。亦以喻文焉。喻道者。取於其利物而不爭。避高而趨下也。喻文焉者。取於其脩飾之道。可以免於粗暴鄙野也。是豈以為有加於公之旨。願予之狂粗。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安政四年九月

跋紗脹玉衡書

紗病之論。古不經見。無足深辨。惟詳此編所云。亦似不問傷寒雜病。凡有痲腫可行刺絡者。指而為紗也。故紗有實而無虛。辨則為可醫矣。然其為說。率皆怪陋瑣猥。穿穴無稽也。小兒遊戲之為者。放紗有十刺。銀針之類。若夫人身生活之理。發病之原。用藥寒熱溫涼之性。概乎無所究知。則一一而與之辨。亦徒費於言辭矣。但當舉其不經。而一句抹之耳。丁巳秋九月象山樵人書。

萬延元年十一月

畫石跋

石豈易言哉。今夫山生草木。育禽獸。興寶藏焉。而語其質則石也。非惟山為然。

雖大地之包五洲而有餘。振滄海而無洩。其實又石也。金銀寶玉則精其質者也。赭堊丹青則麗其色者也。沙礫土泥塵壒則出於其破碎磨盪之餘者也。固又不外于石也。故舉石則大地之事畢矣。其不易言不亦宜乎。然論其初之所成。則不出於水火二端焉。成於水者其質葉。成於火者其質粒。以是辨之。天下之石可盡矣。余性好石。少時哀奇石數十種。列之庭階。寘之几案。朝夕相對以爲娛玩。然但第其流品。賞其瑰奇而已。洎中年讀洋籍爲石學。頗知石理。今則卽石而窺造化之源矣。中野綿貫公文。有石癖。看畫石又愛之。嘗藏雲泉畫石一幅。尤其所珍襲者。介人謁余。求題詞。余雖酷好石。未及畫石。而公文及之。然則公文之好。加余一等矣。特不識其所以好。與余同異如何耳。因書此以問之。且以發一咲。上章苒漢復月。象山平啓。

跋贈勝義邦礮卦

萬延元年春
（六月十一日勝宛書簡
參照）

妻兄勝君義邦。幕府麾下之士。其節概議論。皆有以過於人者。嘗學泰西礮兵

於余。勤習之久。其所得足以使教導後進之士。然勝君之志。豈遽可若此而已乎。夫兵之性革也。燭理察事。因時而革。亦猶曆法。曆而不革。不足爲曆。兵而不革。不足爲兵。佛郎察波利穩王。亦嘗言此意。勝君幸益勉之。近日余所著有礮卦一書。頗以發明礮理。且以喚醒時弊。今寫贈一通。以助其志。從游之士。有及知此義者。其亦出此示之可也。松城平大星識。

跋阿片始末

弘化元年九
月朔

當今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外寇。而戒備之要。莫先於知彼。苟能知彼。則我之所以備之者。自不能已矣。而世人憤憤。鮮克知之者。獨子德於此勤勤。著是始末。以爲知彼之資。其識之遠。非特能文之士也。三復之餘。敬歎不足。乃書其後。甲辰九月朔。

讀今川氏壁書

今川了俊警其子仲秋壁書一卷。民間多舉以授童蒙焉。在乎士列。則率賤焉。

而不取。蓋以其言之鄙俚也。余適讀之。至于其不知文。不成武。不學道。不可以爲政。五常治國之本。闕一則危。能治國者。貴仁賢。貪於民者。好便佞等之言。一讀而再三歎之。嗚乎。世之爲政。賤焉而不取者。比比皆是也。而知能出於此者。抑有幾何邪。是余之所以深歎息也。

記砲制

近往往有倣製西洋牛角氏天砲者。皆底屬方圓之耳。甚誤矣。凡天砲之制。皆有耳。可以頰昂砲身。獨此砲無之。惟底設方版。以螺定托上。令與托爲四十五度角耳。是邦砲家。目不能讀洋文。依倣圖象。杜撰作摸。嗚乎。觚不觚。觚哉觚哉。

題晴山寫生芋花

是芋花也。李氏本草云。芋不開花。時或七八月間有開者。抽莖生花。黃色。旁有一長蔓護之。如半邊蓮花之狀。卽此矣。余少時。北鄰芋畝有著花者。人聚觀之。余亦屢往。晴山子寫生。必此時事。辛巳蓋文政四年。余時十一歲。後二十三年。

弘化元年

象山平啓書

嘉永五年十一月

題大槻磐溪蘭畫

磐溪文章之餘。于書于畫。無所不巧。予疎狂拙陋。不善一事。唯能飲酒喫飯而已。是日同會常青園。衆客令予題此畫。爛醉之餘。自書其愧。壬子復月十八日。平啓。

嘉永二年春

題臨孟頫畫

己酉春日。觀孟頫畫而倣之。余素不作畫。豈其比較似與否哉。聊寓興而致耳。予雖不作畫。讀古今之畫論亦多。而平日心頗知其得失。及執筆臨紙。而手腕不奉心君之命。其拙陋極可笑也。東坡云。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信信然。

題孔子畫像

人謂泰西之學盛。孔子之教必衰。予謂泰西之學行。孔子之教滋得其資。夫泰

安政四年春

西之學藝術也。孔子之教道德也。道德譬則食也。藝術譬則菜肉也。菜肉可以助食氣。孰謂可以菜肉而損其味耶。

安政五年冬

題合作畫

天保開。余之寓于江都玉池之瀕。與梁川公圖比鄰。交情尤親。往來無虛日。大槻士廣亦時時來會。一日會飲。興及墨戲。余作石。士廣寫竹。公圖添枯木。亦一時之適也。既而各自東西。不得合并。戊午之秋。公圖歿於京師。後月餘。見此紙於古笥中。俯仰疇昔。爲之慨然。象山外史平啓。書于松城聚遠樓。

題二十拇人砲圖

砲身甚短。宜仰放者。是謂天砲。若長砲。不便仰發之。必準地平。似當有地砲之目。今此砲實位其中。以人砲名之。不亦宜乎。

安政四年正月

示諸友

一器之濫。足累一兵。而累及於全伍全軍。兵法所云。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者。

是也。然則一器之精。足利一兵。而利及於全伍全軍。亦可知已。然從古大將全材。不遺細事。能躬造木牛。製連弩。則諸葛武侯一人而已矣。顧予罪譴廢錮之餘。何足以知此。但憂時之念。遭厄不衰。頃欲造爲迅發擊銃。以少圖報效。意構已成矣。默算其利。裝彈之捷。加西洋舊銃三倍。故有新銃一千。可抵舊銃三千。兵士三千。可當萬人。是省器省餉。而得力三倍。可謂一舉三利矣。近日器成。尙附諸友。以試之也。諸友刮目其俟之。丁巳正月十日。象山平啓書。

文久元年春

鏹斗考

鈞是鏹斗也。而其別有三。鄭康成註周官鬱人曰。築鬱金。以煮之。鏹中。是煮鏹斗也。博古圖錄龍首鏹斗下云。趙襄子使厨人操斗。以食代王。古者行食以斗。而此有枋有流。知其爲盛羹滂之具。是盛滂鏹斗也。史記李將軍傳注曰。以銅作鏹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是軍中鏹斗也。三者之制固有

不同。而先儒往往合爲一誤矣。余所藏之鏹斗。通蓋高三寸九分。深三寸六分。腹圍一尺零九分。口徑一寸五分。重一十六兩五錢。三足而有枋。有流。蓋與口傍作轉軸。以爲開闔。肩腹與枋。各皆飾以雲雷。枋中空。下有小孔。似更接玉木長枋。形制純古。色澤瑩然。可爲漢氏以上物。按博古圖錄云。尊彝之器。考諸漢唐。曾無一二。而鏹斗冰鑑。復不觀商周之制作。然趙希鵠洞天清錄曰。鏹斗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予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趙氏辨析精審。爲後來賞鑒家所宗。則其言必非謬妄。是與鄭氏周官注及圖錄所引。史記趙襄子行食之事。可以爲周代亦有鏹斗之證矣。覽者其有考焉。但其流在枋右。意度殊詭。博古圖錄。西清古鑑。竝所□也。余竊以謂。是必盛清鏹斗。而流之在枋右。蓋取其便也。古者固當有此制矣。何以知其然也。禮少儀曰。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管子弟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周還而貳。唯噍之視。再益曰。貳。食盡曰。噍。弟子之周還者。宜跪坐而面當先生。視其所盡者而進之。方是時。操鏹斗。以益羹滂。其流在枋左。則腹奄其前。儀容有慊。不若其在枋右之爲便也。古者固當有此制矣。而收錄家不及此者。偶未得耳。北宋已來。古器之出于泉壤者。不可

所藏の下に
同類は
又ある
の字か。

天保十年春

勝數。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錄等書。可概見也。而左國史漢所言諸器。無復子遺。呂薛二王所收之器。今亦罕有存者。則無見於今者。古未必無也。亦安知不有他日新出土之器。與余所藏者耶。姑記所見以俟來者。

題蘇東坡像

或置諸巖坡王堂。或放之朱厓黃岡。衆皆謂先生之憾。余則謂先生之當。先生蓋進不淫。退不傷。凌厲萬古。塵斥八荒。而大肆其文章者也。天保己亥春。象山平啓子迪書。

天保十一年
九月

加藤士遂所寫天文圖卷跋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蓋易書之至訓。聖學之所係。天官其可略乎。而歷世天文志。徒有其書。不復載象。故讀者往往但識星名。不可。以仰觀焉。獨有隋隱者丹元子步天歌。乃能句中成象。言下見數。三垣列宿。燦然如臚。陳於人目。睫閒。鄭漁仲云。嘗得此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

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當亦非虛語也。加藤士遂就予講學。頃問及天官。予因出步天歌使讀之。又示秦侍郎觀象授時所載星圖。士遂深喜之。乃截抄歌句。錯以星形。大抵如秦氏之書。但歷代史志之文。以其繁擾省而不錄。然書有微圖。有信。雖小童孺子。見者可以觀象。則比乎夫有書無圖者。此洵便矣。而士遂庚戌始業。壬子卒業。其精志亦可嘉也。士遂能充此精志。聖學之闡奧。尙可得而庶幾焉。何天官之足道哉。往矣。勉旃。毋替予期望之意。天保庚子季秋。象山平啓。書于江都之五柳精舍。

安政六年七月

跋石韞玉魯公三表稿跋

宋時蔡蘇黃米四家。都出自顏行。然彼時所傳。爭坐位帖而已。其後太沖明遠二序及祭姪文。先後流傳。而觀者始盡得顏行之變。此魯公謝恩三表。向未著聞。近始得見雙鉤舊本。其筆意遒勁鬱勃。與祭姪文神情逼肖。蓋出於一時手筆。急勒諸石。以壽於世。所謂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也。道光丁亥秋。吳郡石韞玉跋。

魯公謝恩三表。宋元以來。未嘗有著錄者。至清道光丁亥。吳郡石韞玉始獲雙鉤本。而上石。其流傳來由。不無可疑。然彼國版圖極廣。名山石室之藏。俟後世而發者。不可謂必無。且其筆畫縱橫。如春雲湮空。流水行地。自然妙甚。蓋非魯公恐不至於此。則不必深究其來處。與爭坐位祭姪鹿脯諸帖。竝真諸几案。誰其謂之不可哉。己未孟秋。象山平啓。識于囂囂窩。

石韞玉云。宋時所傳顏行。爭坐位一帖而已。是則未深考也。米海岳嘗稱。少學顏行。亦不曰止爭坐位。且歐陽文忠集古錄。收蔡明遠寒食二帖。黃文憲集論祭濠洲刺史文。一紙半紙。而真行草皆備之妙。朱晦菴集。載劉共父學鹿脯帖。則當時顏行流傳。其有數種。亦可概見。但無言及此帖者耳。啓又記。

書竹叢軒遺稿後

河原氏吾藩名族。世爲執政參政。上人其子弟也。嗚呼。上人不爲緇流。以此才能而能講明於聖賢之學。以補吾藩之政。則其施設必有可見者。而文學之不振。

安政六年九月

決不至此極也。故余讀此集。不遑慶緇林之有人。而先憾吾藩之失人也。感慨之餘。遂書數字。己未晚秋。象翁。

文久元年夏

跋停雲館摹勒子昂帖

松雪書有插花美人之訾者。特其少作爾。如此帖。實其晚年妙蹟。老氣翩翩逼人。可備太令適派。韓子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予亦曰。求入太令之門者。必自松雪始。

文久元年五

跋陳老蓮九歌圖

陳洪綬。字章侯。號老蓮。明崇禎閒諸生。甲申後自稱悔遲。按畫徵錄。洪綬畫人物。軀幹偉岸。衣紋清圓。細勁兼公麟子昂之妙。其力量氣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蓋三百年無此筆墨也。人物畫盡力墨骨。而設色淺淡。是謂吳裝。此圖是也。乃唐吳道玄法。甚不易善。在宋惟李公麟得之。外此則陳章侯一人而已矣。此卷意態不凡。與浦山所云相符。非常工可能及。然亦猶有故有識者賞之。此卷意態不凡。與浦山所云相符。非常工可能及。然亦猶有不滿意處。疑是臨本。惟予知其名。而未見其蹟。無從考驗其真偽。他日當訪觀

而細覈之耳。辛酉蒲月。象山外史平啓書。

董玄宰云。米海岳九歌。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陳章侯雅故尸。祝伯時嘗記。其少時揚杭州府學公麟七十二賢石刻。閉戶數臨撫。又數變之。億此圖亦撫伯時本而變之者乎。惟右方太短。似翦去者。恐是有善書者九歌。而後人爲規利。剖而分之也。殊爲可惜。此卷□佳紙數尺。當待好手名士。請書以補之。但恐世閒竟乏其人爾。啓再識。

文久三年十

題紅蕉館帖

紅蕉館帖所收。東坡九歌。字體雖佳。往往有筆不到處。恐是高述潘岐輩書耳。錄以俟。至鑿。文久癸亥復月小盡。懷貞外史。

元治元年三

題酒井雪谷筆孔子觀宥坐之器圖

孔子至周。觀桓公廟中之鼓器。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敲。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於

是弟子知持盈之道。

元治紀元三月望。象山平啓敬書。

跋侍從公靜古軒三大字。

門人佐久郡下縣村木內胖卿所藏。靜古軒三字。故松城城主侍從公所書也。一日胖卿攜來。示余曰。靜古軒。乃先人某書室之號。先人既蚤緣紹介。以請匾字於先太守公。又以請記於暖翁先生。願得夫子一跋。以傳後昆。余惟其先人孝行之美。既得暖翁之文。以發揮之。吾先公手書。記章嚴然。固亦足以傳于後矣。余不肖。何敢僭越。輒贊一辭。抑聞。胖卿嘗有功于官。官賞之。胖卿自顧。積德不及祖考。而錄寵獨過於祖考。心不能安。遂固辭不受。官亦感之。更以旌其閭。嗚呼。常人之情。有一小善。則自視侈然。若有餘。及其報也。欲然若有不足。是以有善意而不能務。有惡念而不能去。終以淪沒於小人利欲之淵。而不能自拔也。胖卿有善而不伐。有功而不處。唯恐榮寵過於祖考。其謹慎之意。愿懲之敬書。

行。與常流遠甚矣。夫其祖考盛德既如彼。胖卿志操又如此。子孫賢者善繼述。不失墜。不待占筮而知之。其家寶之永傳固當。亡窮已。則益無待於余言矣。願請不置。乃別書幅紙以遺如此。文久癸亥九月下浣。松城佐久間啓又名大星敬書。

文久三年九月

賴三樹代書。梁公圖答木內清卿帖跋。

余得罪九年。杜門謝客。文久壬戌除日。蒙恩宥。今春已來始得復交于人間。木內胖卿來視余此卷。乃梁公圖答其亡弟清卿帖。而賴三樹所代書也。公圖以癯然一詩人。憂勞國事。崎嶇反側以終身。三樹一介書生。亦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直言侃侃。殺身而後已。皆凜凜乎有生意於百世矣。其遺書遺墨。足可貴重。胖卿其愛藏之。癸亥九月。象山外史平啓書。

尺牘類

與立田靜山

銀鹿は家僕の名

樓窗讀倦。睡魔將侵。銀鹿及門。接授瑤函。正襟拜展。頓覺醒爽。快喜可知。領所囑艾園刻印石四枚。極感隆意。雖不甚工。儘可供用。亦足以慰屏居之岑寂。如意亦朝人多執之。或云其權輿出於佛者。然三國志胡綜傳載。時有掘地得銅匣。開之有白玉如意。所執皆刻螭虎。孫仲謀以綜多識。乃問之。答曰。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氣。乃鑿諸山岡。埋寶物以當王氣。卽是乎。據此說。秦時如意既有之。此時佛未入中國也。然則如意之起。不在於佛。而在于周秦之間。會見問及。草草奉答。十二日。

羽倉簡堂書牘 弘化四年十月廿三日

用九頓首拜白。象山君足下。分袂三歲。渴想曷耐。貴州初夏之變。實爲一千年來未有之事。聞之信人。貴家萬福。而犀河之決。處置得宜。松城十餘萬口。因君道魚腹之厄。是其平生所學。因事發見也。敬伏敬伏。若令當路之人。早從君言。其積果不止此也。惜哉。江都三月下旬訛傳。貴州洪水。而明月有此變。亦異。儻有記災之著。幸見擲

示。拙著三律撫要刻成。茲呈梧下。琴三位敍。有故不得上梓。然僕不忍遺棄。乃謄寫以呈。邇者文字禁嚴。是爲可厭。僕每謂隱士志願易足。所冀不過文字禁緩。燈油價低。而皆不可得也。呵呵呵呵。客歲除夜詩。在官師墨翟。居野學楊朱。回視安身地。今吾非故吾。亦供一祭而已。早寒爲國爲道千萬珍。 陽月念三寄

象山君梧右

羽倉用九拜啓

嘉永元年十二月廿日

復羽倉君

自違型範。三換葛裘。區區瞻仰。徒增馳想。去冬拜接教翰。又承惠所著刻三律撫要。欣感之劇。何可言宣。此書簡明精確。洵可謂吏學津梁矣。非先生素有長於斯學。何以能至是。所示琴三位序。俊拔。可謂有故不得上梓。可惜也。不知三位是何人。其文氣酷似先生所自爲。何哉。去歲地震洪水之變。慘亦極矣。啓向有復溪琴書。曾見之否。其閒略記災時之處置。如先生所傳。大有過其實者。嚮拜書時。卽謀裁謝以所問。雨災雜記稍成條理。因欲其卒業。乃馳呈求教。然資

性不敏。加之公私多故。未能脫稿。是以因循。迨今。復增懼恥。今而不謝。稽報之罪。增無以爲辭。因聊布此數字。蕎米茲土之所宜。寅奉一筐。以表謝悃。勿卻爲榮。雜記得淨寫。續當納去。頃者所作文詩若干。瀆矚乞正。所示除夜詩妙絕。但安知今吾不爲異日之故吾。是爲朝廷蒼生所深冀也。尙祝爲道珍重。戊申十二月廿日。

元治元年春
(北)

慰澁谷酒侯

啓慰疏言。令郎離去庭闈。倏返泉壤。聞之悲痛。欲諭不能。先生高年罹此酷禍。父子至情。哀慕何堪。然死生有命。脩短有數。世所不免。莫可如何。惟冀俯順變禮。節哀強食。毋效卜氏失明。無由躬弔。謹奉慰疏。不次。

與士固

士固足下無恙。聞昨夜之變。高堂亦不得免。岷岡之焰。果不擇玉石。可恨可恨。然士固富人也。非淵明柴桑里遇火之比。想付之一嘆。卻爲一段詩料耳。惟甚

欲知動靜。便此候問。不腆微物。聊表弔悃。勿卻幸甚。

文久三年十
二月

與小林炳文

忽得飛報。高居失火。聞之駭然。然北闈令昆季。竝得保全。毫無損傷。固足以知天相之有在也。但先世所傳。足下所哀。文書武具。服玩器用。蕩然掃空。可爲惋惜。然老夫常言。人之學問。不爲火所燬。不爲水所淪。不爲盜賊所奪。是爲眞學問。是平生與炳文共之者。炳文於此無少欠缺。則身外得失盈虛。不足復置胸臆。惟冀逆來順受。以著新功。外具不腆。聊申寸悃。無卻幸甚。歲暮更乞保愛。豚犬深蒙眷念。佩荷無止。僕秋末再領命。得免京師之行。暮年之幸。不可勝言。兒子仰教。亦當寬暇時月。此事既附。便奉告。今不一一。

安政六年四
月

慰子存

驚聞小郎遽棄。左右去歲以來。慶門疊罹凶變。聞者莫不酸鼻。矧至親之愛。悲傷奈何。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願

子存は立田
樂水の字

先生以君子自任。釋然寬懷。勿過哀痛。不一。大星再拜。

與子存

梅霖鬱溽。不審起居住佳否。昨爲座右鐵如意作銘。墨昇曠豎忠峯。隸界峯。志字易象楚辭。竝叶平韻。今用之。錄呈以發一粲。貴藏如意。銘字奇古。與世閒汎汎者迥別。懇乞借第一覽。俾得取法。則佩服隆情。無有既極也。

復子存

辱使書存問。併領柿菊之惠。兼審起居住勝。感喜良深。閒僕中霜寒。苦喘咳。兩三日。今則安矣。幸不煩念。秋氣日肅。更冀珍愛。

又

得墨教。喜知體候輕安。辱惠鷺羹。此屏居最所難致。極爲珍貺。銘佩何如。卽命小酌。當用賞異味也。肅泐片函。聊茲展謝。

又

得書惠。知體中復古。深慰深慰。雨後無暑。甚適入意。然亦大有如先生所憂慮者。華山百合畫幅。皆領。醫按二則。詩二首。竝精妙。一二注管見。且附妄評。取舍唯命。見示洒侯之詩。筆力亦可喜。往日屢見書此詩。想彼老得意作也。暑威如燬。得書知起居安勝。爲慰。葷蔬之惠。尤見眞情感感。物菜一捲。納上。非爲報也。永以爲好也。不謹。

又

萬延元年春

昨辱誨答。且見借正字通感感。鞞鞞兩字。正字通亦從革矣。然余意終未妥。竊謂此兩字竝當從華。其從革者。皆爲無謂矣。何也。凡連語以聲爲形容。如崔嵬。澎湃。鏘鏗。槎枒之類。多從其所形容者。今此兩字。狀華相次比之貌。而無他義。是其當從華一也。按說文曰。莠。艸木華也。从艸。𠂔聲。凡莠之屬皆从莠。莠榮也。从艸。夨聲。凡華之屬皆从華。而夨下出鞞字。夨下出鞞字而已。是亦其例矣。若鞞鞞等字。而不爲華之屬。則當何字爲華之屬。是其當從華二也。說文革部曰。